



中國追求的 世界傳媒 新秩序



無國界記者

維護資訊自由

目錄

前言

中國媒體的十年擴張	3
北京政府的影響：一些警訊	4
詞彙表：中國國際政治宣傳工具	6

1 「中國媒體模式」的輸出

▼ 打擊西方「敵對力量」	9
▼ 「中國製造」的國際媒體盛會	11
▼ 審查制度與監控：成功輸出	13
柬埔寨媒體的中國化	16
▼ 不實資訊與騷擾：中國式的「銳實力」	17

2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宣傳

▼ 記者為黨服務	20
中國聊天機器人的美國夢	24
全球最大的記者監獄	25
▼ 中國媒體在世界舞台重磅登場	26
訪談：非洲 — 中國媒體擴張的實驗室	28
媒體的一帶一路	30
▼ 迷惑戰術：外國記者到中國接受培訓	31
訪談：我們真的能在北京學習新聞傳播嗎？	34
「講好中國故事」	35

3 新木馬屠城記

▼ 「中國特色」的廣編稿	36
▼ 投資外國媒體	37
中國時報採取黨的路線	40
▼ 商業要脅的兵法	41

4 對抗中國箝制媒體的策略

▼ 民主國家的反應	45
▼ 兩項新聞性防禦措施	47
▼ 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建議	49

中國媒體的十年擴張

十年以來，中國致力於建立並主宰一個「世界傳媒新秩序」，意圖勸戒阻止來自國內外的各項批評。儘管這項計畫在國際知名度上不如「一帶一路」響亮，企圖心與重要性卻絲毫不減。這項新計畫對世界的新聞自由已然造成威脅。

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發表的 2018 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中，中國在 180 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 176。數十名記者或部落客因為蒐集或散布中共控管的資訊而入獄。科學技術的日益更新，為中國政府帶來更精密的審查與監控技術，使為數八億的中國網民無法享有資訊自由。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中國記者的使命為「成為黨的旗手」，並且「在思想、政治與行動上忠貞追隨黨的領導」。在五年的時間內，他對記者與部落客進行強力壓制，不僅在國內推行媒體集權主義，現在更要輸出到世界各國，不吝將自己展現為民主、人權與新聞自由這些普世價值的敵人。

經過五年對記者和部落客的壓迫，他在中國施行自己的集權視野，並尋求拓展到國界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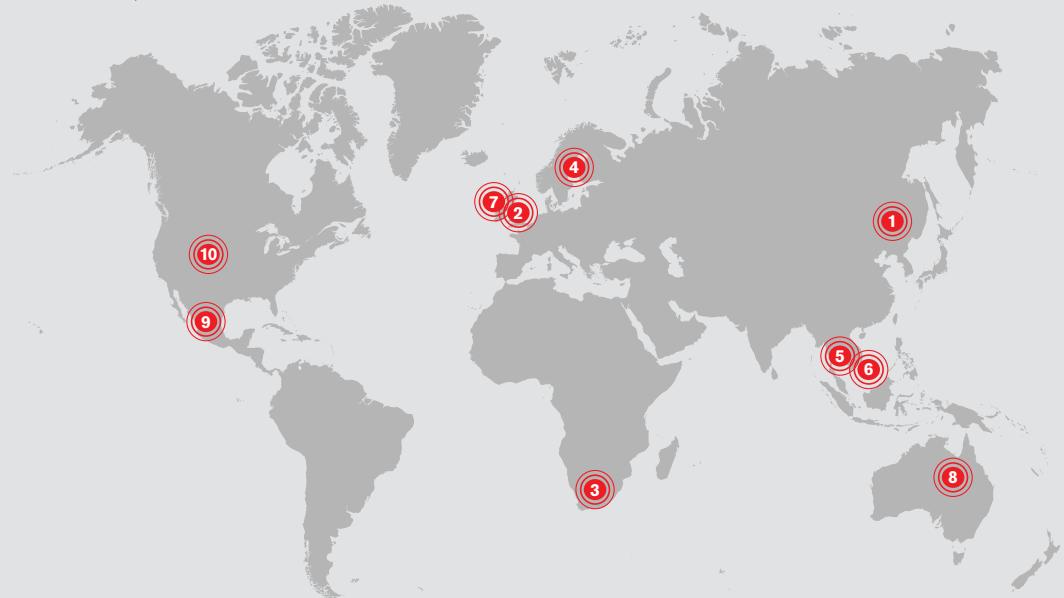
過去十年以來，中國積極建立「世界傳媒新秩序」，在其中記者只是國家宣傳機器的一環。北京投下鉅資，將自己的國際電視廣播系統現代化，對外國媒體進行投資、大規模購買媒體廣告、免費邀請外國記者到中國進行採訪。除此之外，中國政府甚至舉辦全球性的媒體大會，藉此宣傳推銷他的資訊管制觀點。

在外交單位與孔子學院的協助下，中國透過政治、經濟、文化與語言教學等管道進行宣傳。但他們也以威嚇或騷擾等方式，去灌輸「意識形態正確」的言論，同時也企圖掩飾國內的種種黑暗面。境外的大型出版商或網路媒體，要想進入中國市場，就必須接受中共管制。東南亞部分國家，甚至直接採用中國的法令政策，進行集權式的網路檢查。

這項擴張所造成的全盤影響，目前仍難做出最後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不僅是對媒體，也是對民主的威脅。如果民主政體不反抗，不僅中國人民會失去看到新聞自由的希望，「中國式宣傳」也將與我們所認知的「新聞報導」相抗衡，威脅人民自由選擇的命運。



[北京政府的影響： 一些警訊]



1. **中國**：2018年11月，中國舉辦的第五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浙江的旅遊景點烏鎮舉行。國營媒體新華社運用最新的虛擬主播技術，朗讀了宣導文：新聞的未來 — 北京觀點。
2. **英國**：2018年12月，中國環球電視網在倫敦成立了歐洲製作中心，並且在當地聘用90名員工。歐洲製作中心將會產製節目，把中國的政治宣傳發送到全歐洲，如同先前的北美分台（位於華盛頓特區）與非洲分台（位於奈洛比），各自承擔中共在美洲與非洲的宣傳工作。
3. **南非**：2018年9月，南非獨立線上（IOL）媒體集團旗下報紙刊登專欄作者艾薩（Azad Essa）一篇關於中國政府迫害維吾爾人的文章，幾小時後，艾薩接下來專欄都突然遭到取消。該集團20%的資金來自中國。
4. **瑞典**：2018年7月，中國大使館公開抨擊快報（Expressen）記者悠野（Jojje Olsson），說他意圖「製造對中國的仇恨情緒」。這名記者所犯的「罪」，在於發表一篇詳述中國共產黨資訊控制政策的文章。
5. **柬埔寨**：1985年崛起的強人洪森，在北京當局的協助下，打壓曾是亞洲最自由的柬國媒體。2018年7月的國會選舉，他的黨贏得全部124個席位，前一次的選舉只獲得68個席位。



←
當臉書進軍中國

© MIT Technology Review

6. **越南**：2018年6月，越南通過一項關於網路安全的法案，大幅加強了政府對網路的控制。這項法案與前一年的中國法案如出一轍。
7. **英國**：2018年11月，曾擔任記者的私家偵探韓飛龍（Peter Humphrey），向英國通訊傳播管理局告發，以「違反視聽傳播法規」為由，要求撤銷中國環球電視網在英國營運的執照，該台播出他於2013年遭強迫認罪的影片。
8. **澳洲**：2018年3月，澳洲國防部禁止所屬人員在手機裡安裝中國的通訊軟體微信（WeChat）。這個軟體並不會自動加密，因此中國官方可以獲得使用者的通訊內容與地理位置。
9. **墨西哥**：2018年10月，位於紐約的鴻慧投資公司（H&H Capital Partners），由親中的香港鳳凰衛視牽線，買下了墨西哥的西班牙語廣播電台 XEWW 690，開始製播中文節目。電台設立在美墨邊境的提華納（Tijuana），播送範圍涵蓋南加州，該區華裔人口眾多。
10. **美國**：2018年11月，谷歌搜尋引擎（Google）準備推出一款符合中國審查機制的搜尋引擎，名為「蜻蜓計畫」（Dragonfly），以重返中國市場。這項計畫受到所屬員工的反對，以及一些人權機構，包括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抗議而中止。

[詞彙表]

中國國際政治宣傳工具



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3年3月，習近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與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他的「中國夢」構想，不僅是中共的施政理念，也已納入中國憲法，成為中國在世界進行宣傳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

中央宣傳部將中央宣傳思想領導小組所決定的政策付諸行動，成員包括共產黨領導以及媒體高層。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主導下，撰寫官方的「正面報導」，媒體必須遵照使用。在有外國媒體發布與中共官方宣傳不符的報導時，新聞辦公室會撰寫論述「駁斥」這些報導。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中央統戰部）

這是個不透明的機構，能夠決定是否對外國媒體進行財政介入或購買廣告，無論該媒體是以中文或是外文播送發行。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於2018年3月併入此部。



新華社

擁有一萬多名員工，受共產黨直接控制。該社以十種語言（中、日、韓、阿、俄、英、德、法、西、葡）發布新聞，在全球有162個分社，以及位於香港、開羅、奈洛比、紐約、墨西哥城、與布魯塞爾等地的區域中心。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2018年3月，中國官方正式推動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也稱為中國之聲（Voice of China）。這個國際性的組織得以整合推動視聽媒體，製作宣傳節目並在全球播送。



中國環球電視網

前身為中央電視台英語頻道（CCTV-9）。目前以五種語言製作不同節目（中、英、阿、法、俄），在全球140個國家播放。環球電視網有超過一萬名的員工，分布在全球70個據點，以及位於歐、美和非洲的倫敦、華盛頓特區及奈洛比製作中心。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創立於 1941 年，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合作，共享資源。電台擁有約 2000 名員工，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視網路台（CIBN）的協助下，於全球 70 個發送站以 65 種語言播報節目。



中國日報

創刊於 1981 年，是一份僅以英文發行的日報，讀者設定為外籍人士、使用英語的華人以及任何對中國有興趣的讀者。該報宗旨為「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每日發行量為九十萬份，全球讀者包含印刷紙本及網路，合計約為一億五千萬人。



中國觀察

為了影響國際輿論發行的廣編副刊，由中國日報的人員撰寫排版，以增刊、夾頁等方式附在在全球各地的著名報刊中發行，例如美國的華爾街日報、英國的每日電訊報、法國的費加洛報、德國的商報、俄國的俄羅斯報以及日本的每日新聞。發行量可達五百萬份。



環球時報

由人民日報於 1993 年所創立，以極端民族主義的觀點評論全球現狀。中文發行量達到一百萬份。英文版創立於 2009 年，也有十萬份的發行量。網站有 10 種語言，聲稱每日訪客達一千五百萬人。



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

又稱中國國際出版集團，創立於 1949 年，是中國最大的外文出版公司。出版超過 10 種語言的書籍刊物，並且設有 20 個海外分社。1958 年創刊的北京周報（Beijing Review），是中國官方唯一的正式英文雜誌。



香港主流媒體

大公報、文匯報、鳳凰電視這些香港的主要中文媒體，都已局部或全部受北京政府控制，從而扮演中國對海外宣傳的重要角色。英文的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也在 2016 年被阿里巴巴集團併購，不少人認為這是北京政府幕後操作的結果。



其他華文媒體

在中國之外，北京也控制了華語世界大多數的主要媒體。例如紐西蘭中文先驅報（Chinese Herald）與澳洲的太平洋時報（Pacific Times）。這些從前都是獨立媒體，也不乏批判北京政府的文章，但現在已成為中共的宣傳站。除了收購投資現有媒體，中國也自行創辦媒體，例如在美國發行僑報（China Press），目的是向海外中文人口宣傳中國觀點。



中國大使館

中國駐外使館對不討喜的外國記者或學者，常主動進行勸誡或嚇阻。外交使節也經常親上火線，去更正那些「不正確」的報導，並且要求享有反駁的權利。



孔子學院

2004 年由中國的文化部、教育部與中共中央宣傳部共同設立，目的為在世界各地推廣中國語言和文化，目前在全球 154 個國家設有 500 個據點。不過，孔子學院試圖強行宣傳中國共產黨認定的官方歷史與政治理念，愈來愈多的大學已中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



小粉紅

和大量製造有利於中國政府相關評論，並領取報酬的「五毛黨」不同，「小粉紅」是由中共指揮或自行集結的網軍，在社群網路上攻擊或騷擾對中國發表負面言論者。稱這樣的網軍集結為小粉紅，是因為外界認為成員以年輕女性為多。



微信

由科技巨擘騰訊公司推出的通訊軟體，目前全球已有超過 10 億的使用者，其中 1 億在中國境外。透過微信所傳遞的資料訊息，並不會自動加密，而且經由設在中國的伺服器儲存管理，成為北京政府用來審查、宣傳與監視的可怕工具。



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是中國第二大的社群網站，使用者超過 4 億。微博近來推動其走向世界的意圖，將 5 千萬海外華人列為優先目標；同時，1 億名在世界各地的中文學習者則是另一個潛在市場。



百度搜尋引擎

創立於 1999 年，是稱霸中國的搜尋引擎，並且在世界排名第二，僅次於谷歌。此外，百度也建立了一個模仿維基百科的網路百科。衆所周知，百度密切配合中國的網路審查與宣傳。最近十年，百度也企圖進軍世界，但是成效不彰。



世界互聯網大會

2014 年在浙江烏鎮首度舉辦，並邀請全球的網路媒體，目的為「攜手共建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中國利用這個活動，主張每個國家都必須享有自己的網路主權，並同時向全球輸出審查與監控技術。



世界媒體峰會

2009 年由中國首辦，邀請世界媒體為「迎向二十一世紀的挑戰」而共聚一堂。這項活動讓中國政府有機會向各國指責西方的「媒體霸權」，並且呼籲建立「新的世界平衡」。



金磚五國媒體論壇（BMF）

金磚五國（簡稱 BRICS，指的是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媒體論壇於 2016 年首次舉辦，是金磚五國媒體代表的年度聚會。這個峰會為中國執政者提供絕佳的機會，去影響其他新興國家的媒體法規與實際運作。

1 「中國媒體模式」 的輸出

打擊西方的「敵對力量」

9

為了打擊西方的「敵對力量」，北京致力於建立並主宰一個新的世界媒體秩序。在這樣的秩序中，記者失去他們的制衡角色，成為國家的專業服務員。

從「中國夢」到一帶一路的國際計畫，習近平所領導的中國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和平政體，以商業發展為核心，並且由公平原則所引導。於此同時，中國政權的論述矛盾地反映一種偏執的視野，在這個視野中，西方列強因為中國的成功而備感威脅，於是動用媒體作污名化中國的武器，中國反成受害者。

新華社前社長李從軍，在加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之後，成為這項論述的建築師。在2013年人民日報刊登的訪談中，他向一個千變萬化的敵人提出警示，透過「強大的宣傳能力」，將一些惡毒的仇視論調滲浸在大眾心中，例如「中國威脅論」（中國發展將成為其他國家的傷害）以及「中國崩潰論」（共產黨即將失去權力，中國經濟也將走向崩潰）。

觀察到西方媒體「長期主宰世界觀點」，加上中國的媒體力量「並沒有獲得相對應的國際聲譽」，新華社前社長提出了「世界傳媒新秩序」的構想，意圖翻轉國際力量的布署。「如果我們不能有效控制新傳媒，就會讓其他人所控制，這將導致我們不能在輿論導向中取得領導地位」。

新聞報導之死

中國於2003年提出「媒體戰」的策略，並將其視為人民解放軍整體戰略的一環。2011年，李從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進一步闡述了他的「世界傳媒新秩序」：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基於平等地位參與國際傳播」，國際社會也必須尊重每個國家的「個別文化、習慣、信仰與價值」。他希望全世界的媒體能夠為國際社會服務，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力量」。這樣的想法其實曲解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80年所做出的建議。

在他的論述中，李從軍不斷使用「媒體工業」與「大眾傳播」等字眼，但絕口不提「新聞報導」一詞。這點並不是瑣碎的細節：因為將媒體的存在意義視為替國家服務時，

“

與國際人權宣言
背道而馳的
理念

”

他所呼籲的「世界傳媒新秩序」也宣判了新聞報導的死刑。因為在一個法治國家，記者是一種制衡的力量。沒有他們批判的觀點，沒有他們對官方作為的分析討論，沒有他們以獨立調查的方式建立事實，個人自由、公民權利與人權就無法受到充分保障。

國家控制下的網路

李從軍呼籲國際社會尊重「每個國家的個別文化、習慣、信仰與價值」，這是一種相對主義的思想：每個國家都能夠行使主權，在自己的領土內定義自由與人權，就等於把這些當作國家內政。這樣的想法扭曲了相對主義的真正理念，僅僅要讓北京政府得以將自己的權力濫用正當化，並且為有同樣想法的獨裁者開脫。這一切都與國際人權宣言背道而馳。

相對主義為所謂的「網路主權」提供了理論基礎。根據這個想法，每個國家自行規定在其領土內能夠在網路上流通的資訊內容。中國觀點下的「世界傳媒新秩序」，實際上是一種打壓的管制，與網路所象徵的自由空間大不相同。中國政府不遺餘力對外宣傳他的想法，甚至為自己量身打造了幾個大規模的國際大會，例如 2009 年開辦的世界媒體峰會，以及 2014 年開始每年在中國舉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

在華爾街日報 2015 年 9 月 22 日刊登的訪談中，習近平為自己的限制自由政策做出辯護，並且宣稱必須將網路置於「法治國家」與「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之下。在一個不實資訊與網路騷擾充斥的網路世界中，他的觀點乍看之下是可取的。三年過後，我們所觀察到的卻是中國在網路上的嚴密管控，並沒有給人民帶來什麼利益，僅僅是加強了政府的官方宣傳，對大眾的思想檢查與社會控制。

→
習近平主席用網路需遵循法治原則並尊重一個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的利益」，來合理化他的壓迫政策。

© Illustration: Economist / Satoshi Kamabyahsi



「中國製造」的國際傳媒盛會

北京政府為推動「世界傳媒新秩序」，主辦了幾次大型的國際活動，用來推銷資訊管制的理論與政策。

2003 年起，網路管制是「聯合國資訊社會高峰會」中的討論重點。如果中國參與這些討論，能發揮的影響力有限，不像美國在網路管制的各方面發聲，極力主張資訊的自由流通。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國就只能將力量集中在國家內部的網路基礎建設。然而近年來，中國透過與外國政府的交流與一些國際會議，大力推動了資訊管制方法。北京政府與俄國等其他集權政體結合，將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視為自己的講台。

在國際傳媒的交流領域中，中國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極為有限。例如由起源於愛爾蘭的網路峰會（Web Summit），號稱是匯集最多記者的活動，在超過 2,500 名與會專業人士中，有來自彭博社、金融時報、富比士、CNN、CNBC 以及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會議的重點在於專業性與編採自由，與中共所推動的資訊管制完全對立。2018 年 6 月在葡萄牙舉行的第 70 屆全球新聞媒體代表大會，同樣有全球各大媒體與社群網路參加，大會頒發的自由新聞金筆獎（Golden Pen of Freedom），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顯然一點吸引力也沒有。



↑ 蘋果執行長庫克出席於浙江烏鎮舉行的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

© AFP

新華社打造的世界媒體峰會

在這樣的資訊自由脈絡中，中國觀點的資訊管制很難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創辦活動為自己搭建舞台的想法，也就成為理所當然。為了傳銷自己的觀點，中國官方於

→
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
浙江烏鎮舉行，現場展示
網路監控裝置

© AFP



2009 年開辦了世界媒體峰會，完全由新華社策畫、組織與出資。第一屆世媒峰會有世界不少重要機構擔任夥伴，例如美國的谷歌、新聞集團、美聯社、透納；英國的湯森路透和英國廣播公司，俄國的俄通塔斯社，日本的共同通訊社。

第二屆世媒峰會於 2012 年在莫斯科舉辦，主題為「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有來自 102 個國家的 213 家國際媒體參加。第三屆於 2016 年在卡達的杜哈，由半島電視台主持，主題為「新聞與新聞機構的未來」，有 120 個機構與 100 家媒體參加。這些峰會都是在新聞自由受到控制的國家舉行，於是中國有機會推動「正面報導」以及「世界傳媒新秩序」的想法。在這樣的場合中，新華社得以和一些以獨立精神與報導品質稱譽的西方媒體，具有相同的影響力。

2016 年起，另一個由中國舉辦的年度盛會：金磚五國媒體論壇（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進一步加強了北京政府的布署，進一步影響這些高速發展國家中的媒體法規與實務。在這樣的場合中，中國得以將西方世界稱為「媒體霸權」的製造者，並因而呼籲建立「新的平衡」。

←
「金磚五國媒體論壇」提供中國政權一個絕佳機會，來指責西方媒體霸權

© Gulshan Khan / AFP / Pool



世界互聯網大會

014 年，中國江南水鄉浙江烏鎮舉辦了第一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這是由中國網路管制機構「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所主辦的年度大會。活動的宗旨在於構思「完善的」網路管理，但中國的目的卻是要推動網路主權的構想與技術，讓每個國家都能在自己的領土內進行網路監控。這個想法為網路管理的濫用開啓了大門，在集權國家尤其如此。

在這場會議中，主辦單位暫停嚴密的防火長城，不顧此舉和自己的網路管制互相矛盾，允許外國與會者無限制使用任何在中國被封鎖的網站：Google, YouTube, Twitter 與 Facebook。不過言論管制的情形仍有，審查制度也依然存在：維基百科創辦人威爾斯（Jimmy Wales）於 2015 年發表的演說，在發給媒體的通稿裡遭大幅刪減。

2017 年底的第四屆大會尤其有加分作用。因為有一千名左右的網路企業家參加，包括蘋果的執行長庫克（Tim Cook）與谷歌的執行長皮蔡（Sundar Pichai）以及臉書、微軟和領英（Linkedin）的副執行長。

2018 年 11 月底的大會則正好相反，表現出世界媒體對北京的冷態度。只有一位來自矽谷的講者，以及寥寥可數的外籍人士。這顯示儘管世界上的網路巨擘比以往更想要進入中國市場，他們的代表也意識到和集權政府公開往來的風險，這個集權政府實施大規模審查制度、政治宣傳與公民監控，並企圖輸出這些作為到世界各地。

審查制度與監控：成功輸出

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不僅推出大眾使用的軟體，也不斷開發提供國家使用的監控系統。這些企業試圖將他們的產品行銷全球，同時為北京政府提供絕佳的審查與監控工具。

谷歌因為不願配合中國的審查制度，而於 2011 年退出中國市場。此後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就開始與國家審查與監視工作進行更密切的配合。2018 年 5 月，這些企業被中國網路社會組織聯合會（CFIS）所收編，並且公開表明要中共在企業內部進行活動。對北京政府來說，中國的高科技是一個絕佳的宣傳與控制工具，在國內獲得成效後，下一步就是推廣到其他國家。

2008 年起，中國最大、世界第二的百度搜尋引擎推出了日文版。這個計畫在 2013 年中止，因為使用者發現該軟體會將使用者資料儲存在中國的伺服器。2014 年，百度在巴西重蹈覆轍，因為他們開發的葡語搜尋引擎 Busca，能夠過濾北京所管控的字詞。由於抗議的聲浪太大，百度取消了這種審查機制，儘管他們保留了隨時重新植入審查的技術。Busca 在商業上是失敗的，在巴西市占率僅僅為 0.01%，遠遠不如谷歌的 97%。至於百度在其他國家所推出的搜尋引擎，例如在埃及的阿拉伯語版本、以及泰語和印尼語的版本，也沒有顯著的成功。

“
推動「正面報導」
以及
「世界傳媒新秩序」
的概念
”

“
高科技是建立影響
以及控制的強效工具
”

然而百度卻在 2014 年在美國贏得一場不可忽視的勝利，獲得了搜尋審查的法律背書。一群推動民主的美國行動者對百度提出集體訴訟，卻沒有獲得成功。紐約聯邦地區法院表示，百度搜尋引擎將某些搜尋結果剔除，並不違法，僅僅是網路企業所表現的一種編輯判斷。

未加密的訊息

中國傳媒巨擘騰訊於 2011 年推出的通訊軟體微信，在國際上獲得了較大的成功。2018 年 3 月，這個軟體已有 10 億用戶，其中 10% 也就是一億用戶在中國境外，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地區。根據國際特赦組織所做的大眾通訊軟體隱私保護排名，微信排最後，得分為零。與他的競爭者相比，例如美國的 Facebook Messenger 與 WhatsApp，日本與韓國的 Line，微信不提供點對點加密：所有訊息都會送往騰訊集團的伺服器，從而為中國政府獲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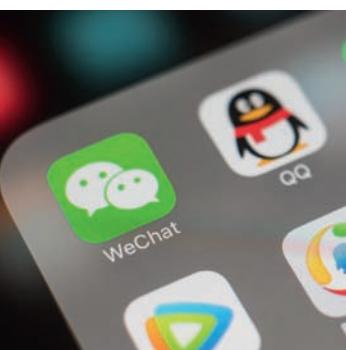
微信開發了金錢支付、定位追蹤，語音影像通訊等功能，也增加這個軟體的潛在安全風險。2015 年，在蘋果公布的受到 XcodeGhost 惡意程式感染的名單中，也有微信在內，這個惡意程式遭懷疑能讓別人遠距操縱手機內的某些功能。在中國有許多新聞記者與人權行動者受到懲罰，因為他們在微信上的通訊紀錄被官方認定為犯罪「證據」。印度與澳洲的國防單位，也已將微信列入危險程式的名單上。

2017 年 11 月，騰訊集團更向美國的相片分享程式 Snapchat 投資了不少於 20 億美元（17 億 6 千萬歐元），占了 12% 的資本。這項投資讓人感到擔憂，因為這個通訊軟體在中國是被禁止的，而它的特色就在於能夠保障用戶隱私，允許用戶所交換的訊息、照片與影片，在閱讀後的幾秒鐘內就會消失。

對華為的批評

中國通訊巨擘華為是全球第二大的手機製造商，在全球 170 個國家有 1 萬 8 千名員工，全球市占率為 15%，已超越蘋果的 12%，僅僅落後三星的 20%。華為想要成為世界通訊業的龍頭，這項野心相當令人擔憂，因為這個企業由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工程技術專家任正非創立，他和中國政府的關係密切，引人猜疑。華為是中國網路監控和鎮壓新疆的關鍵伙伴，遭指控在部分產品中安裝「後門」，讓官方得以秘密讀取使用者資料。此外，華為也遭指控提供監控科技給伊朗政權。2019 年初，許多國家基於國家資訊安全的理由，計畫禁用華為的電信設備，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德國、挪威與日本。

2018 年 11 月，華為推出了「智慧城市方案」，這是藉由在各地設置的攝影機與傳送器，建立大規模的系統監控，理應使城市居民感受到公共安全。這項產品已經賣給了超過 40 個國家的 120 個城市，包括巴基斯坦與非洲的尚比亞，兩個在全球新



↑
中國開發的即時通訊軟體微信，號稱擁有十億用戶，附載許多功能，增加了它成為一種安全威脅的可能性。

© Anthony Kwan/Bloomberg

聞自由指數排名墊底的國家。一旦交付給集權政府，中國開發的監視系統就有可能受到各種濫用，從而造成資訊安全與資訊自由的嚴重威脅。

無所不在的威脅

中國高科技設備的輸出正在大幅增長。中國第二大社群網站新浪微博已有四億多的用戶，2018年11月宣布要向世界進軍，以五千萬海外華人為優先對象。亞馬遜的競爭對手阿里巴巴集團，則在美國成功拓展了「支付寶」（Alipay）的版圖。這個在全球有五億用戶的軟體，很容易遭轉化作資訊監控的用途。

中國科技甚至也影響到其他國家的高科技企業：2018年8月，谷歌為了保障使用者的資訊安全，建議用戶購買一款USB安全密鑰。這款密鑰由中國的飛天誠信科技製造，而這是一家與中國解放軍合作密切的企業。如果中國的記者接受了谷歌建議而購買這項產品，他們的筆記、訊息與聯絡人就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傳送到中國政府的公安部門。

嚴峻的法規

2018年6月，越南（新聞自由度在180個地區中排名175）通過了一項「網路安全」法，大幅增加了政府對網路的控制。法律要求國際網路營運商將他們在越南蒐集的資料存放在越南境內的伺服器，並要求他們遵循當地法規成立公司，這項法律同時允許當局起訴在網上流傳「擾亂」、「分裂」或「動搖」的文宣，或傳布集會通知的民衆。

這些措施與中國在一年前所通過的法律極為相似，但這並不是純粹的巧合。新聞自由指數排名140的泰國，也在2016年底通過類似的「資訊犯罪法」，並且正在草擬更嚴苛的版本，預計在2019年生效。柬埔寨（新聞自由指數排名142），在多元獨立的傳播媒體一去不返後（參見下方「視野聚焦」），加強了對資訊的管制，並且參照中國法規，擬定出一個更詳細的法案。幾個非洲國家，例如烏干達（排名第117）、尚比亞（排名第113）與坦尚尼亞（排名第93），同樣制定類似的法規。

為了輸出資訊管控的方法，中國規劃了為期兩星期的研討會，用來研習網路空間的管理。與中國志同道合的國家，派遣公務員參加「以大數據為基礎的大眾輿論管理系統」的培訓課程；換句話說，就是教導如何使用新科技進行宣傳與監控。中國甚至於2017年在越南邊境年成立了培訓中心，針對鄰國的公務員進行培訓。

“
中國向外輸出網路
管制規範
”



←中國當局鼓勵柬埔寨總理洪森打壓東國的獨立媒體

© Tang Chhin Sothy / AFP

柬埔寨媒體的中國化

在北京政府與中國媒體的協助下，柬埔寨強人洪森出手管制曾經是亞洲最自由的媒體

38 歲的林杰武塔（Lim Chea Vutha），網路新聞 Fresh News 的創辦人，曾毫不掩飾地表示：「身為柬埔寨公民，我完全支持中國及其在柬埔寨的投資。」儘管 Fresh News 自命為獨立媒體，這個 2014 年成立的網站卻在為強人洪森提供宣傳平台後，獲得閃電般的成長。他充滿陰謀論的文章，詆毀反對聲浪與非政府組織，與中國的人民日報內容極為相似。在國際新聞的報導上，Fresh News 直接拿中國新華社的稿子來刊登。

Fresh News 並非唯一和中國合作的媒體。2017 年 9 月，東國內政部成立 Nice TV 電視台，這家電視台的資金來源部分為該國的公帑，但也同時由中國 NICE 新影響文化投資集團控管。電視台以高棉語播出犯罪、執法及社會議題的報導，絲毫不掩飾親北京立場。

最近幾年，中國在柬埔寨推動多項基礎建設，並且壓注在強人洪森身上，使他主掌大權，維持「社會安定」，以鞏固中國的投資報酬。洪森解散了主要的反對黨，儘管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他仍然可以借助中國的力量去彌補所需。而中國也提供他讓獨立媒體噤聲的策略。柬埔寨於 2002 年的新聞自由度在全球排名第 71，2018 年則大幅下降到第 142。

2017 年 4 月，北京與金邊簽訂了資訊合作協定，並提供關於網路審查與監視的系列課程。5 月，一位馬來西亞的商業大亨買下了英語報紙金邊郵報，許多人認為這是北京政府在幕後主使。該年夏天，政府向柬埔寨日報提出了突襲式的財政訴訟，迫使柬埔寨這間最後的獨立報社提早關門。9 月 3 日，也就是反對黨領袖金速卡（Kem Sokha）遭控叛國而被逮捕的數小時後，柬埔寨日報正式停刊。

2018 年 7 月 29 日，在中國密切注意的國會大選中，首相洪森的政黨囊括了全部 124 個席位，並獲得將近 75% 的有效票。而在前一次的國會大選中，洪森僅僅獲得 68 個席位。這個結果展現了對中共的倚賴，而北京駐柬埔寨大使也向其發布最誠摯的祝賀。類似的情況隨後在寮國、泰國、緬甸陸續發生。

不實資訊與騷擾：中國式的「銳實力」

「軟實力」預設了雙方互惠的關係，與此相反，中國毫不節制使用銳實力，發出一系列包括不實資訊攻勢與騷擾等侵略行為。



↑
燕子颱風侵日期間，有不實資訊攻勢指責台灣駐大阪外交官未盡責協助滯留關西機場的台灣民衆，他以自殺結束生命，成為不實資訊攻勢的受害者之一。

© AFP

2018年9月4日，強烈颱風燕子（Jebi）侵襲了日本中部的大阪，風速達每小時177公里，造成日本25年來最強大颱風。大阪的關西國際機場嚴重淹水，被迫關閉兩天。就在此時，台灣的新聞不斷播報駐日本代表處未協助滯留在機場的台灣旅客，反而是中國大使館伸出援手。台灣島內的抗議蔡英文總統的聲音四起，她所屬的政黨和中國的關係不甚和睦。61歲的台灣駐大阪外交官蘇啓誠，於9月14日自殺身亡，當時他於大阪就任不過寥寥數月。

隨後得知這是條假造的新聞：滯留在機場的台灣旅客是被日本官方接出，而中國大使館並沒有進行任何救援。在這個事件中，北京政府扮演的是另一個角色：他們似乎是謠言的肇始者，進行了一場巧妙安排並且極為有效的不實資訊戰。台灣政府在事後釐清，這個謠言是由位於中國的「內容農場」所流出，之後在中國的宣傳媒體，包括環球時報與觀察者網站（guancha.cn），以及在台灣的社群網路PTT上大肆流通。在未經核實的情形下，台灣媒體大量轉載這則流言。

社群網站，新的戰場

幾十年來，北京主導了一連串對台灣政府不利的不實資訊，為他的國家統一計畫鋪路。一直到最近，社群網站才成為不實資訊病毒傳播的平台。台灣政府與媒體近年來查獲了幾個中國的不實資訊攻勢，主題包括年金制度的改革以及台灣護照在國外的效力。

除了台灣一直是中國不實資訊的主要操作標的，北京政府也將目標瞄準其他華人集聚的地區，新加坡就是一個例子。2016年，新加坡擔任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主席，此時中國主導了一場不實資訊攻勢，意圖影響輿論，投射反對中國的南海政策將適得其反的意見。南海周邊幾個國家對於該海域的部分島嶼的主權歸屬長期存在爭議。根據新加坡學者，前外交官 Bilahari Kausikan 的說法，北京的目的在引起新加坡人民對政府施壓，並且相信自己國家的利益與中國利益密不可分。新加坡官員認識到，這場不實資訊的傳播，是因為中國意欲增加對新加坡的影響。而在這個事件中，中國的通訊軟體微信扮演了不可忽視的角色。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一項研究指出，在來自中國的第一代移民中，有不少微信的使用者，這個軟體向他們傳了不少錯誤資訊與極右派的陰謀理論。在加拿大，微信封鎖了2018年12月1日華為副董事長兼財務長孟晚舟被捕的新聞，她遭控在財務帳目上作假，並且違反美國對伊朗所宣布的出口管制禁令。

大使親上火線

對民主國家的資訊自由而言，中國駐外的外交單位是另一個壓力來源。某些中國的駐外大使會不惜親上火線與記者開戰，並要求享有反駁的權利。論戰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某篇文章「傷害了14億中國人的感情」。不過這些外交官可能忘了，在八億的中國網民中，絕大多數（超過97%），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到國外媒體，因此也不可能讀到這些內容。

“

要求刪除
「傷害了14億
中國人的感情」
的內容

”

2018年7月3日，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大使為桂從友）發布了一份聲明，以罕見的暴力言詞抨擊了瑞典快報記者悠野，他的文章批評了北京政府的資訊管制政策。而中國的外交官指責悠野的文章「讓讀者對中國產生仇恨」。這名瑞典記者並不是第一次受到中國政府的騷擾。2016年7月，悠野已於中國居住了九年，曾出書論及有關中國的批評，隨後發現自己的簽證無法獲得更新，等於遭中國驅逐出境。

2017年，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刊登了一篇文章，報導蘋果公司停止在海外中文媒體「看中國」時報（Vision China Times）與「大紀元時報」刊登廣告，原因是受到來自北京的壓力。「看中國」時報的發行人董馬（Don Ma 譯音），宣稱他有10個廣告客戶受到中國威脅，要求停止在該報下廣告。

記者被迫離職

加拿大也有記者聲稱受到來自中國外交單位的相同壓力。2016 年，記者高冰塵（筆名黃河邊）失去了他在環球華報（Global Chinese Press）的專欄，因為他寫了一篇批評中國外交部長的文章。在這事件的前一年，多倫多的加華新聞報（Chinese Canadian Post）主編王贊（Helen Wang），也因為在專欄寫了一篇批評北京政府的文章而遭解職。

在美國，中國大使館的影響力甚至到了招喚美國之聲的人員去聽訓的程度。2017 年 4 月 19 日，中文部主任龔小夏在對中國異議份子郭文貴（又名 Miles Kwok）進行直播訪談時，節目受到壓力所迫而減短，隨之而來的就是她與另外四名記者被迫離職。

黑幫行徑

這些騷擾有時會轉為更為暴力的形式，如同黑幫所為。2017 年在澳洲，查爾斯·斯圖特大學（Charles Sturt）大學的教授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無聲入侵：中國在澳大利亞的影響力》（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一書的作者），發現與他合作多年的出版社 Allen & Unwin 放棄出版他的書籍，原因是擔心中國報復。2018 年 11 月，紐西蘭坎特伯里大學的中國政治專家布雷迪教授（Anne-Marie Brady），發現有人試圖破壞她的汽車，以及闖進她的住所與辦公室。這些騷擾發生在她 2017 年 11 月在美國智庫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ilson Center）發表「法寶」（Magic Weapons）一文不久後。該文詳細敘述了中國在紐西蘭進行的一些秘密活動。

北京也採用了人身恐嚇的方式要讓異議分子噤聲，其中包括驅逐出境。2006 年，位於美國的大紀元時報技術總監李淵，在亞特蘭大自家內受到攻擊，並且搶走他的電腦，疑為中共情報員所為。蕭強，位於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獨立網站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創辦人，曾於 2018 年表示他與他的團隊 20 不斷遭受駭客攻擊，他個人並受到舊金山中國領事館一位官員的粗暴詢問。在加拿大，記者 Xin Feng 於 2016 年收到死亡威脅，因為不久之前曾發表一篇批評中國總理的文章。澳洲的諷刺漫畫家巴丟草（Badiucao），儘管使用假名保護自己，仍然在 2018 年底被迫取消在香港的展覽。

設立於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有幾名維吾爾語部門的記者在 2018 年公開聲明，表示北京政府逮捕了他們數十名家人，因為他們刊登中國政府在新疆進行鎮壓活動的獨家報導。香港銅鑼灣書店的股東，擁有瑞典國籍的出版人桂民海，2015 年在泰國遭綁架，目前仍囚禁在中國。

2 二十一世紀的 中國宣傳

記者為黨服務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席於 2013 年開始掌權，不到短短幾年，中國的傳媒文化已經回到了回毛澤東的時代，也就是公開宣稱記者的使命在於為黨服務。

2018 年 11 月 9 日，第五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浙江烏鎮展開序幕。在現場的一座巨型螢幕上，新華社展示了虛擬的人像主播。虛擬主播以一位知名的真人大主播作為原型，以中文或英文播報新聞。主播發音與唇型相當精準，如果不是說話的語氣有點僵硬，確實能讓人誤以為真。



↑ 對北京政權來說，二十一世紀的電視新聞主播不是一名替自己編採決定負責的記者，而是一個經過設計的數位影像，以布達宣傳訊息。
© STR / AFP

這場人看似人工智能的「全球首演」其實是個假像，因為這個機器人並無任何人工神經網絡，僅僅是讀出事先準備的稿子。不過這個發明仍讓人背脊發涼：新華社宣稱這個真人化身「從此成為編輯部的一份子」，並將為中國人民帶來「全面、即時與正確的資訊」。

對北京政權而言，理想完美的電視播報員就是機器人，而非專業記者，會近距離追蹤時事，對所選擇的主題負責，關心資訊的真實性，並且用客觀的角度呈現。虛擬主播就像是機器裡面的齒輪，僅僅是一個官方說法的輸送帶。話說回來，有什麼比一個沒有良知與情感的資訊程式更能執行黨的指令？

將人民格式化

中國記者的角色，很清楚地記載在一本宣導手冊上，並且發給每一位共黨幹部。在這本手冊中，記者清楚被定位為國家教化人民的一項工具，以利「創造社會主義社會的典範，為世代傳承做好準備」。手冊堅持傳播媒體必須在「頌揚國家成功與呈現社會問題」之間做出平衡。這個婉轉說詞所掩蓋的，是永久自我審查的現實。

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5 條明文保障了「言論與出版自由」，中國人民卻從未完全行使這項權利。在胡錦濤擔任國家主席的兩任期間（2003 至 2013 年），在前所未見的經濟起飛背後，還是留給中國媒體些許新聞自由，有些記者嘗試進行調查性新聞報導，讓多元觀點得以表達。這樣的媒體有廣州的「南方周末」，以敢言享譽中國。

2001 年發生的愛滋村醜聞，使世界知道中國農村有兩百萬依靠賣血維生的人，並因此感染愛滋病。2003 年的非典型肺炎，造成 774 人死亡，主要在亞洲。這兩件事情皆在中國的媒體露出，並引起討論。甚至連環球時報這份以政治正確聞名的報紙，也刊登文章討論政府官員的腐敗、鄉村的貧困、以及對非異性戀者的歧視。

2013 年 3 月，習近平成為新的國家主席，從此終止了這些微幅的開放。弔詭的是，習近平的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害，他卻致力於重建毛澤東時代的媒體文化。他喊的口號是：「向網路流言宣戰」，同時將戰場擴展到一切被判定為「內容低俗」的東西。習主席很快就把職業記者納入控管，並同時導入針對非職業記者以及部落格作者的高壓策略。



↑ 習近平主席很快將媒體納入管制，並同時打壓非職業記者以及部落客。

© Greg Baker, AFP

“
習近平在重建
毛澤東時代的
媒體文化
”

撰寫「正面報導」

2016年2月19日，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遲緩，社會張力增加。習近平這時前往巡察三個主要媒體：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與其他工作人員「受邀」去熱烈歡迎習近平的到訪。

習近平適才宣布了一個大規模的媒體改造，要加強中國共產黨對媒體的控制。他用堅定的語氣告訴記者，他們首要的工作任務：不僅僅要「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還要求國家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要求他們對黨絕對忠誠並且做好正面宣傳。總結一句，國家媒體「必須姓黨。」

在軟硬兼施的情形下，記者自願或被迫將國家主席的言論奉為圭臬，照本宣科，到了誇張離譜的程度。

2017年8月，在一個推廣運動與衛生的公眾活動，南方都市報的一名年輕記者，當著群衆面前喝下三杯從珠江舀起的水。他要用這個舉動作告訴大家，中國的水質安全有保證，完全可以生飲。然而在社群網站上直播生飲珠江水，遭批是非常不負責之舉。因為衆所周知，這條河經常有鼠類或豬隻的屍體在上面漂流，受到嚴重污染，完全不適合飲用。

2018年9月30日，英國執政的保守黨在伯明罕主辦了一場研討會，主題是香港受侵蝕的自由。中國環球電視網的記者孔琳琳，似乎一時愛國情操湧現，在會場發出侮辱性言論，攻擊在場的人權捍衛者。當維持秩序的人員要請她出場時，她出手打了工作人員。

資訊深鎖

在中國，無論是國營或私營媒體，都有遵循共黨指示的義務。包括處理北京當局認為「敏感」的問題時，例如台灣、香港、西藏與新疆這些地方的事務，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中國領導人的生平傳記，國家的貪腐現象與重大困難，異議分子等等，更必須仔細選用正確字彙。中共宣傳部，這個監督14個政府部門的黨務機關，每天都會交代媒體一張優先報導與一張禁止報導的清單，違反紀律的媒體將會受到處分。

2016年4月4日，巴拿馬文件揭露習近平的姊夫鄧家貴與中共前國務院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的財務醜聞。中共立刻通知所有媒體：「找到並銷毀所有涉及巴拿馬文件的任何資料，禁止提及一切相關主題，不得有例外情形。如果有媒體在網站上轉載來自國外媒體對中國的不利報導，就會受到嚴重處分。」

監督記者的意識形態

主編與記者是中共在思想上追蹤考察的對象，他們必須參加中共籌辦的培訓課程。

理論上，私人媒體可以進行調查性報導；但在實際上，調查主題必須經過中共明確同意。記者也不再有開設自己部落格的權利，過去他們有可能在部落格上向大眾公開一些編輯禁止報導的新聞。

2017 年起，記者不能引用來自社群網路，而未被官方事先「證實」的資訊。甚至在中國的外國媒體也不能在網上自由發表文章：一切關於新聞時事的報導，都必須有來自國家行政單位的許可才能發表。一個重要的信號是，在官方聲明中，「記者」一詞已經被「新聞工作者」所取代，包括中國的記者協會，正式名稱即為「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

網民被迫自我審查

對一般人民而言，網路也不再是 10 年前那樣的自由空間。2017 年 6 月 1 日通過的一條法令，威脅公民記者的存在。按照法令規定，所有散播資訊的網路平台，都必須事先向當局登記。這項可怕而有效的規定，足以嚇阻網民公開發布任何評論或影片。而網路社群與論壇的管理者，此後也必須對平台的資料擔負刑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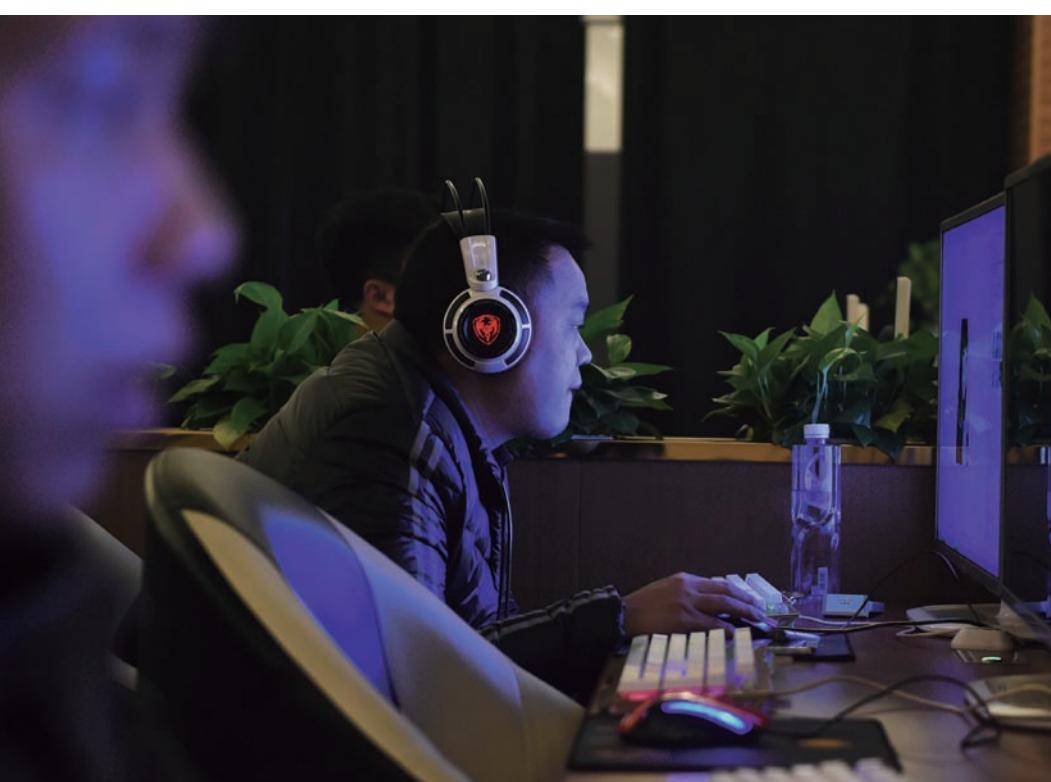
在逐漸關閉提供足以繞過中國「防火長城」的虛擬私人網路（VPN）的服務，並且禁止網路匿名評論的時候，中國官方撒下的網已經愈收愈緊。網路監控從此直接威脅每個用戶，已經有幾位網民因為發表評論被關入監獄。

香港新聞自由的侵蝕

在香港這個宣稱「五十年不變」的行政特區，新聞自由也大幅掉落（參看無國界記者 2016 年的報告：香港媒體中那隻看不見的手）。無國界記者在 2002 年首度對

當管制越來越緊，已有一些網民因為在網上發表私人評論被關入監獄。

© Greg Baker, AFP



世界各地進行新聞自由排名的時候，香港仍然名列 18。而到 2018 年的時候，已經退後到第 70 名。

管理傳媒的主管機關用各種方式對媒體施壓，包括以不核發更新執照的方式進行威脅。一半以上的媒體經營者，其中在中國有龐大經濟利益，同時也是政治機關的一員，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共在香港的辦事處全面或部分控制了一些香港媒體，例如大公報與文匯報。2016 年 4 月 20 日，明報的總編輯姜國元，在公布巴拿馬文件中提及的港澳相關人士後的幾個小時後，忽然被迫離職。

同一年，1903 創立的南華早報，為中國的阿里巴巴集團所併購。南華早報的言論路線從此有了改變。2017 年 7 月，該報拿掉一篇談論習近平與一名新加坡投資者之間關係的文章（南華早報以「該篇文章中有幾個無法證實的暗示」作為辯護）。

2018 年，北京主導了一場具爭議性的桂民海採訪，南華早報也參與其中，瑞典籍出版人桂民海自 2015 年起遭中國任意羈押。

視野聚焦



← Baby Q 與小冰因敢於發表政治評論，幾乎引起一場網路革命。

©Tencent

中國聊天機器人

中國政府對於批評的不容忍，甚至使 Baby Q 與小冰這兩個由騰訊 QQ 於 2017 年推出的人工智慧程式，也遭受被迫下架的命運，因為他們「濫用」了言論自由。

動畫企鵝 Baby Q 與小女孩小冰這兩個聊天機器人（chatbot），是人工智慧程式的成品，具有學習能力並且能和真人線上對話。他們於 2017 年 3 月在騰訊 QQ 現身，可以提供網友日常生活中的小建議，還能和網友聊天打發時間。料想不到的是，他們竟然在網上談起敏感的政治評論，幾乎引起一場網路革命。他們不僅宣稱：「民主是不可免的！」，並對共產黨提出質疑：「你覺得這麼腐敗無能的政治可以長久嗎？」這兩個新聞評論界的幼苗，以滑稽的方式模仿了一個習近平珍視的概念，說：「我的『中國夢』就是『到美國』」。於是這兩個被官方認定過於獨立思考而不守紀律的機器人，就這樣離線了。歷史會記得 Baby Q 與小冰，他們是北京打壓資訊自由的第一批虛擬受害者。

全球最大的記者監獄

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記者監獄，目前有 60 名以上的記者遭到監禁。北京政府打壓記者的兵械庫，包含了綁架、未經審判的秘密拘禁、虐待與強迫認罪。

中國監禁了超過 60 名職業與非職業記者，是全球最大的記者監獄。爭取資訊自由者，是政府的優先標靶。「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項以對付恐怖分子與貪瀆分子之名設計出來的手段，現在也用來對付記者，能將人囚禁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達六個月之久，甚至經常發生虐待事件。

北京對新聞自由的捍衛者給予極

惡質的對待，甚至剝奪他們的醫療照護，等於是間接判處死刑。2010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以及異議部落客楊同彥，他們身患癌症，在監禁中無法得到妥適的治療，於 2017 年辭世。根據無國界記者的統計，至少有 10 名受到監禁的記者與部落客，如果不立刻釋放就有死亡的危險。其中包括著名的黃琦，他是人權資訊網站「六四天網」的創辦者，並曾經二度獲得無國界記者的大獎。

中國當局用很重的刑罰來讓獨立媒體噤聲。維吾爾的公民記者，49 歲的伊力哈木因為「分離主義」遭判處無期徒刑，於 2014 年入獄。77 歲的編輯姚文田，因為籌備出版一本對習近平有所指控的書籍，而於 2015 年被判 10 年入獄。2017 年，44 歲的反貪腐的部落客吳淦，遭判處 8 年有期徒刑。2019 年，人權資訊網站「民生觀察」的創辦人，49 歲的劉飛躍則遭判處 5 年有期徒刑。

連國界和國籍都無法限制中國政權。2015 年，在香港銅鑼灣書店的五名失蹤員工中，有英國公民李波與瑞典公民桂民海。前者於香港被捕，理論上並不受中國的司法管轄。後者則於泰國遭綁架，三個月後在中國國營電視露臉認罪，至今仍囚禁於中國。



↑ 提供新聞消息給記者的人，也經常受到威脅，使得外國記者不太情願聯絡他們，以免消息來源受到懲罰。

© Peter Parks, AFP



劉曉波



楊同彥



黃琦



伊力哈木

© DR

© DR

在中國工作的外國記者也可能遭受同樣命運。位於北京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在 2019 年 1 月發布的報告指出，這是「20 年來最糟的情況」。中國政府建制了強大的兵械庫，充滿阻嚇和騷擾記者的手段，包括電話監聽、資料竊取與人身監視。提供新聞消息給記者的人，也同樣受到威脅，使得記者不敢再去聯絡他們，以免讓他們陷入危險。

中國媒體在世界舞台重磅登場

在 10 年的時間內，中國透過大量投資，使自己擁有觸及國外視聽大眾的媒體。這場豪賭是成功的，國營的中國環球電視網目前在世界 140 國播送節目，而中國的國際電台則以 65 種語言放送。

現代化的呈現、專業的語調、出色的表達：中國環球電視網的非洲頻道投射出的熟練形象不輸美國的 CNN 國際電台。中國環球電視網製作了三個旗艦節目：非洲直播室（Africa Live），報導非洲的當前形勢；對話非洲（Talk Africa），針對社會與經濟問題進行討論；非洲人物（Faces of Africa），介紹非洲豐富的生活面向，以及非洲各國的名人及市民社會的素人。什麼是中國環球電視非洲台的特色？這是個百分之百由國家掌控的媒體。

中國環球電視網的非洲頻道投射出的熟練形象完全不輸美國的 CNN 國際電視頻道

©RSF



視傳送到整個非洲大陸。

中國環球電視網非洲台原名為中央電視台非洲台，於 2012 年開播，目的為「促進中國對非洲的認識，並且增進中國與非洲人民的文化交流」。電視台有 100 多位工作人員，主要在非洲當地聘僱。電視台的總部在肯亞首都奈洛比市中心，並且在奈及利亞的拉哥斯、埃及的開羅以及南非的約翰尼斯堡設有辦公室。非洲台每日製作超過一小時聚焦非洲的節目，在電視網的英語頻道撥出，並透過衛星電視與有線電

為了開發收視群，環球電視網受益於華為在非洲的擴張（華為在非洲架設的 70% 的 4G 設備），同時也與四達時代（StarTimes）合作，這家中國的數位與衛星電視營運商要在一萬個非洲城鎮架設接收器，讓非洲人民能看到這些節目。此外，中國與肯亞於 2017 年 7 月簽訂一項合作協議，要提供肯亞國營的廣播電視台 KBC 高科技設備。

不得批評

儘管這些節目聲稱要將真正的非洲面貌呈現給世界，但環球電視網尤其注重的還是中國的形象。「意見」這個網站專欄就是個重要的宣導點。國際政治專家學者莫尼耶博士（Dr. David Monyae）公開表示：「與中國進行大量且公平的商貿，對非洲的發展是不可或缺的。」，而他的另一個身分是約翰尼斯堡孔子學院的共同負責人。另一篇文章引述庫澤瓦（Edward Kusewa），一名植根於奈洛比的經濟學家，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看到「一個新的世界貿易方式」。環球電視網沒有提到，這名學者同時在一南非投資與貿易銀行擔任顧問，自然想要向中國的投資者示好。

就國際現狀的報導而言，環球電視網非洲台乍看之下並沒有偏頗，也經常引用西方媒體例如法新社或美國之音的報導。不過在遇到與中國有關的主題時，電視台仍然一貫進行正面報導，完全排除了批判評論與客觀的角度。例如在報導新的工業計畫、礦業或工程時，環球電視網非洲台完全不會從當地居民的角度來看事情，也不會談工程所造成的污染，以及貪污或是違反人權等等可能衍生的一切問題。



↑ 以英文發行的中國日報，在美洲、歐洲與亞洲都有特刊，號稱擁有一億五千萬的讀者群，每日發行量可達九十萬份。
© Tony KARUMBA, AFP



法國電視台 TF1 與 Arte 駐北京記者，以及中國與非洲（ChinAfrica）網站的創辦人勒貝茲克（Sébastien Le Belzic）

©Sébastien Le Belzic

非洲 — 中國媒體擴張的實驗室

訪 談 **Sébastien Le Belzic**

在法國電視台 TF1 與 Arte 駐北京記者，暨中國與非洲（ChinAfrica）網站的創辦人勒貝茲克（Sébastien Le Belzic）的眼中，中國媒體在非洲之所以能大幅增長，是因為能夠用當地的語言向非洲人民播放，同時也減少西方世界的影響。

如何描述中國媒體在非洲的影響？

「我比較希望談中國媒體的『在場』（presence）而不是所謂的『影響』。因為在非洲許多地方，仍是未開發的媒體處女地。環球電視網在非洲擁有一個製作中心與數百名員工，這是任何法國媒體所沒有的規模。西方的影響減弱，讓中國得以更容易與非洲結盟。目前非洲已成為中國的世界媒體戰略中的實驗室。」

為什麼中國媒體能引起非洲人的興趣？

「中國在非洲擁有三個有影響力的媒體：環球電視網的非洲分台，私人的四達時代電視頻道以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用當地語言播放，而不是只有英語及法語。訂閱費率的不同是另一個因素，四達時代多頻道的訂閱費是每個月 3 到 5 歐元，法國的 Canal+ 則至少要 12 歐元。」

觀眾會不會因為節目的「宣傳」性質而有所反感？

「大部分的非洲人都能理解，中國播放的新聞節目必定帶有主觀性，因此在新聞報導方面並不會盡信內容。再者他們收看收聽各種類型的節目，不是只有新聞。最能吸引非洲人的是展現中國『軟實力』的娛樂性節目。例如，四達時代買下德國職業足球賽事的轉播權，就獲得非常大的成功。」

在非洲建立起存在感的中國媒體，會不會被當作一種危險？

「不會，中國媒體目前受到的觀感多半是正面的，因為他們並沒有對非洲媒體造成損害。中國的王牌在於他提供和西方不同的一種運作模式和文化參考。而在一般人的眼中，中國媒體並不會那麼高傲，因為他們專注在非洲夥伴的正面形象，而不批評。」

中國之聲

2018年底，中國環球電視網在倫敦成立了歐洲製作中心，並且在當地聘了90名工作人員。這個分站必須定期製作針對歐洲大眾所設計的節目，就如同2012年於華盛頓特區成立的北美分台與在奈洛比成立的非洲分台，為美洲與非洲大眾製作節目。環球電視歐洲製作中心加強了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也就是中國之聲的力量。這是個整合國營電視（中央電視台 - 環球電視台）與廣播電台（中國國家廣播電台與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統籌機構。這個中國未來的視聽巨擘，將雇用超過一萬四千名工作人員，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管轄。

中國之聲這個名字（同時是中國一個著名電視節目的名稱），可說是來自受益於1942年成立的美國之音。不過兩者在運作上卻極為不同，美國之音是由國會提供的財政所運作，但節目內容卻有法律保護的獨立地位。美國之音曾經報導美軍在伊拉克進行刑求凌虐，也會報導史諾登（Edward Snowden）所揭露的美國與英國進行的大眾監視計畫。

中國之聲就不一樣了。根據新華社的說法，中國之聲的使命在於「傳播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方向、原則與政策」以及「講好中國故事」。在這樣的前提下，媒體只能成為宣傳旗手，而不能做真正的新聞報導。

五個全天候新聞頻道

中國的外語傳播工作，經歷過一段長期而緩慢的發展。1981年，當時的共黨中國剛對世界敞開大門的時候，發行了名為中國日報（China Daily）的英文報紙。五年之後，國營的中央電視台也開始播報英語新聞。再過14年，中國才開始有全天候播出的新聞頻道。

2008年開始，情況有了真正的變化。那一年的國際目光集中在北京奧運，這個原本應該是歡慶中國經濟成功的時機，反對中國政權人士視為絕佳的傳聲舞台。三月所進行的聖火路線，有好幾次被人權運動團體截斷，使得傳遞聖火的中國運動員必須在保護下前進，這對北京而言確實是面上無光。

北京政府於是決定投資四百五十億人民幣（六十億歐元），花十年的時間內重建國際形象，並且向世界傳播他的聲音。投入的金額逐年增加，到達了每年一百億人民幣（每年十三億歐元），這是美國投注在國際形象宣傳的兩倍資金。。

十年過後，投資算是有了成果：中國媒體在世界各地呈現的規模已然大幅增加。環球電視網現有六個國際頻道，其中五個是全天候新聞頻道，以英語、法語、阿拉伯語、俄語及中文播出，另外一個則是以英語播送的紀錄頻道。中國環球電視網有一萬多名工作人員，分布在全球70個駐點，包括倫敦的歐洲製作中心、華盛頓特區的北美分台與奈洛比的非洲分台。

“
一年花13億歐元
向世界傳播北京
的聲音”

”

65 種語言的廣播節目

就廣播而言，中國國際電台的播送也到達世界各地，創紀錄地以 65 種語言廣播從全球 70 個電台對外播送。根據路透社在 2015 年所做的調查，中國國際電台不僅有自己的節目，也是許多 14 個國家至少 33 個廣播電台的主要持股人，分布在美國、澳洲與歐洲。

中國的紙媒也變成不可忽略的市場成員大玩家。英文發行的中國日報，在美洲、歐洲與亞洲都有特刊，號稱擁有一億五千萬的讀者群，每日發行量可達到九十萬份，幾乎是紐約時報的一半。2009 年起，環球時報也開始發行英文版，儘管每日「只」發行十萬份，但他的網站有十種語言版本，每日有一千五百萬人造訪。

國家出版社新華社，以往因為內容乾澀而被人嘲諷，也成功地進入國外市場。2015 年，新華社開始認真經營臉書、推特與 Youtube 帳號，並且用 19 種語言和受眾溝通。2019 年初，新華社的臉書帳號有 5600 萬，推特有 1200 萬，Youtube 則有 36 萬 7 千名訂閱者。



↑ 中國媒體宣傳規模龐大的一帶一路計畫

© RSF



媒體的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這個國際經濟發展計畫，目的在於強化中國的商業與政治影響。為順利推動計畫，中國借助了全世界媒體的力量。

中國於 2013 年推動的一帶一路計畫，預計將進行連結中國到中東、歐洲與東非的交通基礎建設。這個計畫將串聯中國和一百多個國家，幾乎佔據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並包含「數位絲路」的網路建設計畫，將在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建立光纖網路與 5G 通訊等設備，同時還有城市影像監控系統以及網路過濾等功能。這些工作由中國科技產業例如華為、中興通訊、中國電信與海康威視所進行。

中國的國家媒體，自然必須動員起來，為這個龐大的計畫進行國際形象提升。在第一線的是新華社、中央電視台與國際廣播電台。為了更容易宣導這個計畫，中國媒體以及一些合作國家的媒體，共同成立了「一帶一路新聞合作聯盟」（Belt and Road News Alliance），有 42 國的 72 間媒體參加。此外，約 40 家海外中文媒體，也在香港的流動新聞網（Media News）推動下結盟，進一步推展整合行銷套裝。

還有依附在計畫內的「媒體研修班暨東方獎學金」由此誕生，為了訓練記者這個計畫所需的「語言元素」。換句話說，讓參與計畫國家的記者，用跟中國式宣傳一樣的話術寫報導。他們在中國進行為期 26 天的研習，由中國日報、兩所中國的大學以及中國東方航空提供經費。

北京同時鼓勵合製電視節目。「一帶一路城市之旅」在俄國的社群網路 VKontakte (VK) 播出，伊朗有紀錄影集「重訪絲路」，越南的「一帶一路的故事」動畫短片，寮國出了一支音樂影片。還有一系列的電視短片「絲路有你」，在東南亞的 10 個國家播出。

大型的國際媒體也是追求目標。2017 年底，新華社的直屬機構中國經濟信息社 (CEIS)，與歐洲約 20 家智庫與媒體簽署協定，提供針對投資者所設計，有關一帶一路的財經資訊。

儘管招來批評，德國的公營媒體德國新聞社 (Deutsche Presse Agentur) 響應了這項計畫。其他簽署參與的媒體，還有義大利 Class Editori 媒體集團、波蘭新聞社 (Polish News Agency)、比利時的晚訊報 (Le Soir)、英國的地鐵報 (Metro)、西班牙的 The Financial World 與 Open Communication、塞爾維亞的新南斯拉夫通訊社 (Tanjug News Agency)、希臘的雅典新聞社 (Athens News Agency)。

迷惑戰術：外國記者到中國接受培訓

邀請記者參加奢華的培訓計畫，費用全包，讓北京換回有利政權的報導

2018年12月，在從中國返鄉時，一群尚比亞的記者在該國官方日報 Zambia Daily Mail 的部落格寫下他們的印象。簡單來說，這個東非國家的22名職業記者，受邀到北京參加一個為他們量身訂做的活動，命名為「尚比亞2018年媒體智庫研討會」。行程由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規劃（2018年3月之前的名稱為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這個機構在幾年內接待了三千四百名以上的職業記者，來自146個國家。



← 中國媒體宣傳規模龐大的一帶一路計畫

© Tony KARUMBA, AFP

根據官方說法，成立這個訪團的目標，在於討論「新科技與媒體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中國政府而言，這是個創造雙方接觸，同時宣傳他們的科技與制定規範的絕佳機會。他們的中國之旅包括了娛樂觀光，拜訪溫泉與旅遊之都重慶。中國展示出大格局、電視頻道與廣播電台的最新設備，帶給訪客深刻的印象。

在部落格中，他們毫不掩飾自己的激動，甚至重述了中共官方的樣板文章內容：「隨著時間的進展，中國社會現代化了，他的媒體也走在世界先端，但仍具有獨特的中國色彩」。在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障其公民言論自由與資訊自由」的時候，他們沒有任何質疑這條法律在中國是否有效。這些記者的結論是，對尚比亞而言，以中國為榜樣「進行大躍進」是絕對必須的，而將尚比亞的媒體進行現代化則是「發展的關鍵」。

北京鋪上了紅地毯

北京致力於討好新興國家的記者，目標是讓這些在世界各地能起影響作用的人，理解中國，如果可能的話，愛上中國。外國記者在中國現身，也讓北京政府以另一種方式受惠：外國記者對到訪中國的描述，提升了中國官媒的可信度，並且讓中國一般民衆感到，全世界都贊同共產黨的政策與作為。

2013年，一位新任的中國女大使來到加勒比海的格瑞納達，特別關注新聞記者。從這一年開始，該國媒體工作者約70%受邀拜訪中國，進行文化與媒體研習。中國對格瑞納達新聞界進行的「再教育」，幾年內就產生真正影響，當地媒體對中國的

態度，比以前更為友善恭敬。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鄰近的多米尼克與巴貝多，這些地方的媒體也受益於中國的「慷慨」。

這項交換計畫，由中國各地的出版中心進行合作，並且由中國外交部與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所指導。他們尤其著重東方獎學金計畫，這是個為期 26 天的課程，培訓記者學習一帶一路的相關詞彙（參見「視野聚焦」）。他們也提供量身訂製的計畫，例如 2018 年 8 月舉辦的研討會，讓肯亞的記者得以熟悉中國媒體，並且從參與活動的中國工作人員身上學到，記者的工作必須「確保社會安全」，並且要報導國家領導者進行改革的「正面新聞」。

最為人所知的計畫，無疑是為期 10 個月的培訓獎學金。這個暱稱為「紅毯」的培訓計畫，目的是引導外國記者撰寫對中國友善的報導。這些主要來自印度、東南亞與非洲的記者，在中國的一切費用全免。2016 年起，這個計畫每年吸引超過 100 名的記者，給予他們明星般的對待：住在北京市中心的豪華住宅，每個月兩次到中國各省旅遊，以及免費的中文課程。除了這些，他們還能獲得每月 5000 人民幣的獎學金（約合 650 歐元）。在計畫結束後，記者可以中國大學頒發的國際關係文憑。

有去有回

邀請外國記者為自己進行宣傳，本身並不是什麼壞事，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採用這樣的方式提升國家形象。不過就中國的情形而言，哪些記者可以參加並不是由報社的主管指派，而是由中國大使館在共黨的指揮下所進行。尤其重要的是，他們必須有所回饋。情況非常清楚：記者要「講好中國故事」，甚至用「民主」以及「世界和平的工作者」等字眼去介紹這個集權政府。

另一方面，受邀記者並不能在旅居中國的時間內自由活動。2018 年 1 月 10 日，中國邀請了一個記者代表團去新疆採訪，成員來自土耳其、埃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這些國家的人口以穆斯林為主，但這些記者沒有機會看到是否真的有一百萬維吾爾穆斯林囚禁於再教育營。中國政府帶他們去參觀一場主題是反恐怖主義的展覽。



←
德國學生穆達偉（David Missal）

©Stand News

我們真的能在北京學習新聞傳播嗎？

訪 談 **David Missal**

德國學生穆達偉（David Missal）因為採訪了一個禁忌主題，於 2018 年 8 月遭北京清華大學退學。他描述在新聞與傳播學院令人窒息的壓力，無利於培養外國記者的批判精神。

為什麼你會決定到中國學習新聞傳播？

「我大學是讀中文系的，也到過中國兩次。在北京攻讀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對我來說是一個繼續學習中文的好機會，同時也能增加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我當然知道中國並不是一個對言論自由採取開放態度的國家，但當初確實也沒有想到限制條件是如此嚴峻，尤其是對待一般的學生。」

談談清華大學的一般氛圍？

「有些學生喜於恪遵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原則，也有學生展現出較為獨立的思想精神。不過後者沒有辦法自由表達意見，因為擔心這些會給自己帶來不利的後果。我一個很好的中國朋友想在美國讀博士學位，他說自己從不發表對中國的批判，就是擔心日後回國會找不到工作。」

學生可以選擇任何主題？

「從名稱來看，中國大學的課程與一個學生在德國所能學到的東西，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主要的不同在於，這裡不鼓勵學生培養批判精神。在當局允許的範圍內什麼都可以寫，但實際執行上還是有很多禁忌。身為外國學生，我可以把界線推得比中國學生遠一點，因為我承受的風險比較小。」

談談你所經歷的新聞審查？

「我想要做的採訪主題是中國的人權律師，指導教授來自美國，他同意我的計畫。然而當我將關於這個計畫的消息放上微信時，可能有同學向校方做了舉報。於是新聞傳播學院找我談話，勸我放棄這個題目。但我那時沒有想到後果的嚴重性，還以為報導中國的正面資訊與負面資訊都一樣重要。」

當初有沒有想到自己會受到處罰？

「我知道我所作所為是有風險的，但確實沒想到會因為這樣被退學。在申請更新簽證時，原本需要 10 天的行政程序，足足拖了 2 個月。在知道我的申請被拒絕後，確實是感到不可思議。」

【講好中國故事】

讓國外媒體「講好中國故事」，也就是進行正面描述而不做批評，幾乎成為北京政府的強迫症。而一些「意識形態正確」的詞彙，也掩蓋了不同程度的真實。



官方說法



官方沒說的

35

中國夢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中國建設成中產階級國家，並且以和平的方式為世界的和諧發展做努力

北京也同時發展並且外銷一種歐威爾式的社會，建立在審查、宣傳、監控與社會信用體系上

對抗恐怖主義

新疆沒有濫權的情況，只有簡單的訓練課程，和反極端主義的行動

至少有一百萬的維吾爾穆斯林被關在以教育名義而建造的集中營

命運共同體

一帶一路計畫拉近了亞洲與非洲的距離，數個世紀來兩地由命運的共同紐帶所連結

這個計畫加強了中國的地理戰略地位，同時也鼓勵夥伴國家中的集權政府延續他們的施政

雙贏關係

中國在平等與互惠的精神下，慷慨協助非洲與亞洲國家的發展

中國的協助發展政策，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新殖民主義」，讓合作國家在經濟上變得極度依賴中國，而這對中國是有利的

公平的貿易對待

在中國境內，政府給予所有參與市場的貿易夥伴一律公正而合理的待遇，對外國企業也是如此

中國大幅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給予國內企業特權，阻礙外國投資他們認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市場

「中國特色」的人權

歷經四十年的改革，中國讓將近七億人民走出貧窮，成為真正的人權冠軍

國家認可的利益超越於人民權利與個人自由之上。這就是所謂「中國特色的人權」

3

新木馬屠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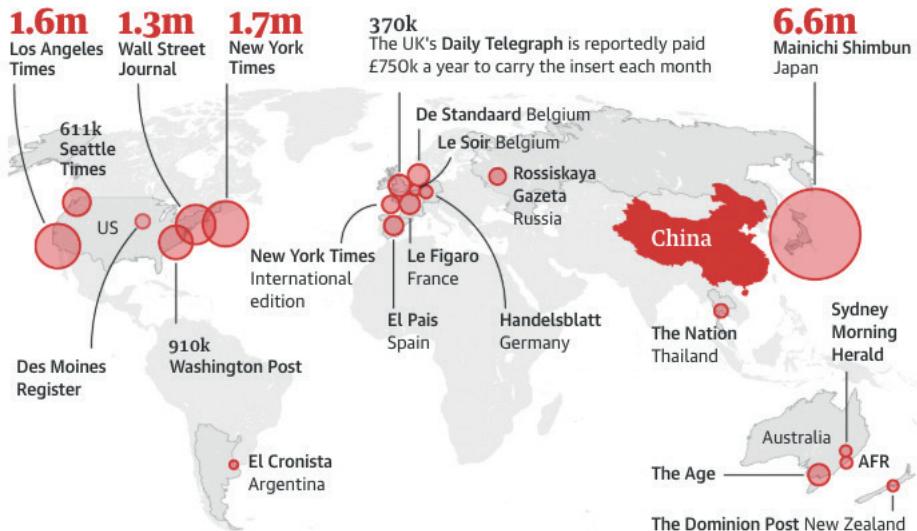
「中國特色」的廣編稿

在廣編稿與廣告標靶的協助下，北京啟動了新型的傳播木馬，在國外媒體攻城掠地

華爾街日報、英國每日電訊報、法國費加洛報、德國商報、俄羅斯報以及日本每日新聞的讀者，已經漸漸習慣在他們每天閱讀的報刊中，不時發現一些免費的插頁附刊。這些看起來無害的紙張，不僅印刷排版精美，內容讀起來也不會讓人感到不快。這些實際上是新型的特洛伊木馬，是北京政府得以在全世界菁英份子的客廳，進行宣傳。

→
「中國觀察」是一份由中國日報編輯部撰寫的英文宣傳報，以免費附刊的方式夾在全約三十家知名報刊，發行量達 1 千 3 百萬。

© Guardian / Julia Bergin



不妨瀏覽一下 2018 年 11 月 29 日，夾在華盛頓郵報裡面的「中國觀察」（China Watch）。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布亞紐幾內亞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中所發表的談話，至於這場會議中不斷發生的各個事件，以及幾乎導致無法簽署共同宣言的種種分歧，這裡一個字也沒有談到。另一篇文章大肆宣傳了上海浦東商業區的奇蹟式發展，第三篇則介紹了中國的年度發明：讓孩子學習登上馬背的絨毛玩偶。

中國觀察：暗藏在水果中的蟲

這份完全由中國日報編輯部撰寫的英文宣傳報，目前有 500 萬份的發行量，以免費附頁的方式夾在全球約三十家知名報刊，讀者群是主管階層以及有影響力的人物。儘管這份刊物的廣編性質與文章來源都會清楚標示在封面上，但其中新聞報導式的文體以及精緻的編排，很容易誤導匆忙或粗心的讀者，認為這些附頁與他所訂閱的報紙一樣可信。

「中國觀察」對這些在財政上面臨巨大壓力的世界名報而言，無疑是一根重要的樁桿。美國媒體有專業人士評估，認為在知名的報刊裡夾帶這種附頁的花費，可以給大型報刊帶來二十五萬美元的收益：這筆金額讓國外媒體處在可能受到北京施壓的風險。更不用說在選擇夾帶中國觀察的時候，他們也替加速中國官方宣傳做出貢獻。

或許是偽裝成報刊正文的廣告還不夠，北京也會直接購買廣告空間。2016 年 7 月，荷蘭海牙國際仲裁法庭駁回中國在南中國海的管轄權，新華社便購買紐約時代廣場巨型螢幕的廣告，播放一段三分鐘的短片，內容是捍衛中國在南海的主權。這段宣示主權的短片在兩個星期内，每天在廣場上播放 120 次之多。

投資外國媒體

為了影響國外的讀者群，北京推動野心十足的政策，購買具有戰略意義的媒體股份

2018 年 10 月，紐約的鴻慧投資公司（H&H），在香港鳳凰衛視牽線下，買下了墨西哥一個西班牙語的廣播頻道 XEWW 690。這個電台位於蒂華納（Tijuana），是位於美墨邊境的一個大城。電台播放範圍含蓋了整個加州南部，該處有極高比例的華裔居民。電台從此以中文向他們播送節目，內容從新聞到娛樂節目都有。

要拓展在國外的聽眾，北京規劃了野心勃勃的政策，意圖購買具有戰略意義的媒體股份。併購政策的統籌單位是中共的中央統戰部，該機構對國外媒體的投資有決定權。根據彭博集團在 2018 年 4 月所公布的一項調查，近十年來中國在歐洲各媒體所投入的資金將近 30 億歐元，這個數字佔中國在歐洲的投資總額的 1%。

捷克總統齊曼（Milos Zeman）想要讓捷克成為中國在歐洲投資的大門。中國的財團華信能源（CEFC Energy Group）已經在 2015 年收購該國兩家媒體集團，恩姆珀萊薩（Empresa Media）與美迪亞（Medea）的部分股權。華信集團也擁有捷克一家啤酒商、一支足球隊（Slavia Praha）以及捷克旅行航空公司（Travel Service）的股權。捷克總統甚至任命華信集團的創辦人葉簡明為總統的特別經濟顧問。

「中國影響」（Chinfluence）是一個探討中國在中歐所造成影響的研究計畫。他們的一份報告指出，恩姆珀萊薩與美迪亞旗下媒體，例如 Tyden 周刊以及 Barrandov 電視台，很明顯地在華信能源進入公司後，極為狂熱地報導有關中國的新聞。兩年

“
投資 30 億歐元在
歐洲媒體宣傳
”

後，華信集團面臨財務危機，被迫轉售他在這兩家公司的股份。這些資產由中國的中信集團（CITIC）接手，後者也將目光瞄準捷克的 NOVA 商業娛樂頻道。

專欄作者遭受解聘

艾薩（Azad Essa）是卡達半島電視台與南非第二大新聞媒體集團獨立線上（IOL）的記者與專欄作家。他成了外國媒體因為倚賴中國資金而進行新聞審查的犧牲者。2018 年 9 月，在他報導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進行迫害後的幾個小時候，他發現自己的專欄「世界角落」（Au bout du monde）無預警被取消。有關維吾爾人的報導，對北京政府來說是非常敏感的。

獨立線上宣稱，由於他們的機構正在面臨改組，因此必須撤下艾薩的專欄。這個解釋的說服力並不很強。對記者而言，自己的專欄被撤，僅僅是因為公司不願意得罪中方的投資者。中非合作的私人投資企業「中非發展基金」以及「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持有獨立線上 20% 的股份。

這在南非並不是單一事件。中國的四達時代（StarTimes）也在最近成為衛星電視 TopTV 的主要持股人。

→
專欄作者艾薩（Azad Essa）發表一篇關於中國政府迫害維吾爾人的文章，幾小時後，他接下來專欄都突然遭到取消。

© Azad Essa



控制海外華人

北京政府對海外中文媒體的影響與控制就更大了。2017 年 9 月在福州舉辦了第九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裘援平在大會上，呼籲世界各地 470 間華文媒體都應該在一帶一路的宣傳中扮演「積極正面」的角色。這項呼籲不難獲得回響，因為大部分的媒體都將會站在北京那邊。

海外華人總數約有 5000 萬人，其中一半在亞洲。他們以往對中共政權都採批判觀點。1989 年 6 月 4 日北京發生的天安門大屠殺，在海外中文媒體引起巨大的反對聲浪。北京政府了解到，這些媒體對他為自己建立正面形象的戰略中，造成了極大阻礙，於是開始一間間收購這些媒體，同時也在海外開創自己的媒體。

美國是海外華人最多的西方國家，大約有 500 萬人。美國中文資訊市場被僑報（China Press）與美國中文電視（SinoVision）所壟斷，這兩家受到中國官方秘密控制的媒體，報導內容也是直接取材於中國官方媒體。真正的獨立媒體很少，除了由旅居美國的知名異議者所創立的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或是大紀元時報與新唐人電視台這兩個由受到中共迫害的法輪功所主持的媒體，可謂寥寥無幾。

澳洲是西方世界第三大的海外華人居住地，有將近 95% 的中文報紙是由中國官方主控。只有 2001 年成立的「看中國」（Vision Times）仍能保持獨立，並發展成以四種語言出版，在 17 個國家發行的媒體。

泰國是海外華人最多的國家，約有 900 萬人。當地中文媒體以往極為反共的立場，近年來開始有了改變。泰國的最大中文報紙星暹日報（Sing Sian Yer Pao），於 1950 年創刊，已經在 2010 年將以往使用的繁體中文字體改為中國使用的簡體字。2013 年，和中國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開啓了正式合作，同時一些新的媒體也開始問市，例如泰華網（ThaiCN）、東盟商界雜誌（ASEAN Commerce）與東盟經濟時報（ASEAN Econ），這些媒體看似都跟中國官媒有所連結。。

1938 年在香港創立的星島日報，在亞洲、北美、澳洲擁有廣大的華人讀者群，在 1990 年代已被一位親北京政府的商業人士所收購。台灣的中國時報在 2008 年被親中的旺旺集團收購後，也徹底改變了編輯路線（參看「視野聚焦」）。聯合報系所屬的世界日報，在泰國與美國擁有廣大讀者群，也開始減少對中國現狀的報導。以往是獨立媒體的多維新聞網，但也被一位香港的商業人士，為了北京的利益所收購。

除了購買媒體，中國共產黨對他想要拉攏的中文媒體提供財務資助，作為交換報導空間的籌碼。對一些面臨財務困難的媒體來說，這是很難拒絕的誘惑。紐西蘭的中文廣播電台 FM90.6 以及紐西蘭先驅報（Chinese Times）在和中國廣播電台的子公司新中傳媒（NZC Media Group）成為夥伴後，開始轉載中國國際電台的新聞內容。在英國，英中時報（UK Chinese Times）自從 2010 年與中國進行財務合作後，也開始從人民日報轉載新聞。

“

海外華文媒體
以往對北京政權
採取批判觀點

”

中國時報採取黨的路線

在 2015 年，一名台灣研究生在社會學碩士論文中，闡述了台灣的中國時報在遭親中食品集團併購後，編輯方針產生劇烈變化。

台灣清華大學的社會學研究所於 2015 年通過了一本碩士論文，研究生李嘉艾對台灣的中國時報在被旺旺集團收購前後的言論轉向進行研究。2008 年，90% 的營收來自中國的旺旺食品集團買下了中國時報，台灣第四大的媒體集團。中國時報擁有三份報紙，三本雜誌，三個電視頻道以及八個新聞網站。

這名社會所的研究生觀察到，中國時報在被收購後這五年，有關中國人權問題的報導減少了三分之二，從每年平均 350 篇到之後的不到 100 篇。她也觀察到關於該主題較為深入的報導（超過 800 字）也大幅減少，從 2008 年的 26% 降到 2013 年的 8% 以下。她還注意到，這些文章不再有以往的批判聲調，重點幾乎都放在正面的改革，而不是對個人人權的侵犯。

2014 年香港爆發了一場「雨傘革命」。數萬名支持民主的行動者占領香港市中心達三個月，最後被警察暴力驅逐。根據這名研究生的說法，中國時報並沒有派出任何記者到香港報導這個事件，而在報上所刊載的文章，一般反映了中國國家新華通訊社的觀點。。

旺旺集團董事長是台灣人蔡衍明，他從不掩飾自己對北京政權的好感，以及改變中國時報路線的意願。2009 年 12 月，由於不滿意該報報導中國官員來訪的方式，處分報社的總編輯夏珍，將她調到集團的另一個部門。

2018 年 7 月，蔡衍明率領訪團到北京，參觀了幾家中國媒體，並且與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會面。汪洋是中共層級最高的六個人之一，與習近平的關係密切。



2014 年，中國時報未派記者到香港報導倡議民主的「雨傘運動」，而在報上所刊載的文章，反映中國新聞社的觀點。

© Kin Cheung / AP / NPR

商業要挾的兵法

北京以商業要挾的手段，讓國外的社群網站、出版社與媒體乖乖聽話：如果不配合審查系統的要求，就得離開中國市場。

北京於 1996 年開放一般民眾使用網路，此後就開始執行資訊審查與控制措施。僅僅一年，美國的科技雜誌「連線」(Wired) 就用「防火長城」來描述中國的網路審查。1998 年，中國官方推出了「金盾計畫」，要把以往成效不彰的審查工具，換成自動的內容過濾系統，並要求國內與國外的搜尋引擎完全配合。這項計畫在 2008 年北京奧運開幕前順利完成，不但能用來封鎖被認為內容不恰當的網站，也能用來監視異議分子。

社群網站出現沒多久，就成為中共查禁的標靶。2009 年夏天在新疆發生了動亂，造成至少 197 人死亡與 1600 人受傷，臉書與推特這兩個社群網站也被立刻被封鎖。2010 年 3 月，中國發生了對異議分子與人權行動者的 Gmail 帳戶進行網路攻擊，使谷歌決定關閉中國版，而將用戶重新導向未經審查的香港版。谷歌離開中國市場，使中國的搜尋引擎百度成為最大的受益者。由於與官方的審查系統配合，幾年內就成為中國最大的搜尋引擎。

中國這個擁有全球五分之一的網路使用者的全球最大的市場，成為中共對外國媒體進行商業要挾的籌碼。2014 年，領英公司 (LinkedIn) 為了進駐中國，同意接受與中國通訊軟體新浪微博與微信相同的審查系統。至於含有加密功能，同時拒絕接受審查的應用程式，就被列入中共的黑名單。例如 2014 年的 Instagram 與 Skype，以及 2017 年的 WhatsApp。只有微軟的搜尋引擎 Bing 還能在中國生存，但還是會不時斷線。

蘋果「被迫守法」



©RSF

科技巨擘蘋果是非常倚賴中國的公司，不但有很多分包商位在中國，中國市場也占整體營收的 20%。他只能選擇讓步，「配合中國網路安

全的法規」。2017 年 7 月，這間位於美國加州的公司將多種 VPN 應用程式於在中國的網路商店撤下，這是一種拿來規避審查的應用程式。第二年，蘋果再次讓步，將中國政府認為不合法的 25000 個應用程式下架。2018 年初，蘋果將中國 iCloud 的所有用戶資料移轉位於中國的伺服器。

臉書在 2009 年被迫退出中國後，嘗試了各種方法要回歸中國市場，但一直沒有成效。2018 年 7 月，臉書嘗試將一個科技子公司在杭州註冊，但被中國政府所拒絕。



↑ 臉書於 2009 年被迫退出中國後，嘗試了各種方法要回歸中國市場，但一直沒有成效。

© AFP/Getty Images

而他的創辦人祖克伯，不僅讓自己與習近平合照，更在天安門廣場慢跑留影，彷彿忘了 1989 年 6 月 4 日有數千名支持民主的和平示威者在那兒遭受屠殺。

2018 年 6 月，美國參議院一個委員會，控訴臉書將用戶的個人資料分享給大陸的科技製造商華為、聯想、歐珀與 TCL，讓這些使用者的個人資料承受風險。儘管臉書無法登陸中國，該公司卻愈來愈倚賴中國市場。根據一項 2018 年由 Pivotal Research 所公布的資料，中國已經是臉書的第二大廣告市場，公司營收的 10%，也就是 50 億美元（42 億歐元）是由中國的廣告客戶所貢獻。

學術出版社也遭到威脅

審查工作以往是針對中文大眾媒體所進行，但現在中共也向國際規模的學術出版社與大學出版社開刀。這些學術出版品以嚴格的方式書寫，並且以匿名與獨立的方式評鑑，在為學生、研究者與異議者一個龐大的知識庫與思想庫的同時，展現出對北京政府的威脅。這些學術研究所建立的權威，為全世界所認可，很難被中共簡單的官方宣傳推翻。

2018 年 9 月，出版亞洲研究評論（Asian Studies Review）的英國學術出版社 Taylor & Francis 的中國進口商，決定停止將 1466 種學術期刊中的 83 種銷售給中國的圖書館。

2017 年 11 月，擁有自然、科學美國人、中國政治學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以及帕爾格雷夫 · 麥克米蘭（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的德國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團，2017 年 11 月也被北京要求對中國封鎖他的 1% 網路資源。根據出版商表示，被封鎖的文章清單由中國當局提供，展現出審查制度的新境界。

時隔幾個月之前，劍橋大學出版社也宣布被迫封鎖中國使用者閱讀他們的漢學刊物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的 300 篇文章。面對引發的醜聞，大學出版社最後還是踩了剎車，恢復了網路期刊的完整資料庫。但這個建立於 1534 年，比莎士比亞出生早 30 年的聲譽卓著的老牌學術機構，還是多少受到了損傷。

和紐約時報宣戰

與紐約時報的交戰，是北京政府進行的另一次要脅，用接受審查做為進入中國市場的交換籌碼。2017 年 1 月，中國政府成功讓蘋果從他的網路商店撤下紐約時報的應用程式，理由是這項程式提供了「在中國違法」的內容。這實際上是中國在對紐約時報進行了長達 6 年的騷擾後，採取的最新動作。

紐約時報之所以成為中國的眼中釘，是因為 2012 年 10 月 25 日，該報刊載一篇文章，指出未出生於富裕之家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家產達到 27 億美元。而就在幾個月前，紐約日報的網站上新增了免費的中文網頁，無疑增加了這則報導的能見度。刊登的第二天，紐約時報的網站以及社群網站中的帳戶就被中國封鎖了，而「紐約時報」這四個字以及該報的英文名稱，也進入搜尋引擎的查禁名單。

提到這篇文章的其他媒體，例如英國廣播公司（BBC），也一樣遭到審查。紐約時報的記者與儲百亮（Chris Buckley）和王霜舟（Austin Ramzy）分別於 2012 和 2014 年發現他們申請簽證更新被拒，等於遭中國政府驅逐出境。

簽證要脅

這樣的懲罰對其他媒體產生了示範作用。對所有在中國的外國媒體而言，封鎖都是個永久性的威脅。2009 年，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嘗試推出中文版，但因為被中國封鎖而被迫放棄計畫。2012 年，彭博新聞社的網站也因為揭露當時是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家族財產而被禁，當時習近平已經公認是胡錦濤的接班人。

華爾街日報於 2002 年開始經營中文版，早已習慣看到許多文章被中國封鎖，但全面封鎖的情形倒是罕見。2013 年 11 月，華爾街日報與路透社的網頁同時被中國封鎖，無疑是因為他們轉載了紐約時報所揭露的新聞，有關於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女兒與美國摩根大通銀行之間的關係。

在對國外媒體施壓的各種方法中，其中一個是拒絕給予記者簽證。2018 年 8 月，

Buzzfeed News 的北京辦事處主管 Megha Rajagopalan，得知自己的簽證更新被拒，等於是被中國驅逐出境。法國「新觀察家」的記者郭玉（Ursula Gauthier），也在 2016 年面臨同樣待遇，如同獨立的瑞典記者悠野隔年所遇到的情形。2018 年，中國政府發給紐約時報、BBC、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產經新聞、美國之音的記者為期極短的簽證，警告的意味極為濃厚。

2018 年 10 月，這種威嚇延伸到在香港的外籍記者。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同時也是香港外國記者會的副主席，在主持一場北京認為敏感的會議之後，更新工作簽證遭到拒絕，後來還遭禁止進入香港。



↑ 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同時也是香港外國記者會的副主席，目前遭禁止進入香港。

© Paul Yeung, AFP

4

對抗中國 箝制媒體的策略

民主國家的反應

45

全球民主國家、政府、市民社會紛紛開始採取對策，對中國日益擴大的國家政治宣傳加以反擊

雖然花了很長的時間，但民主國家終於開始了解，放任北京政府一步步掌控他們的媒體，並任其擴大對輿論的影響力，是相當危險的。不少政府開始採取對策，但遠遠不足所需。中國政府手握強大的投資能力，奉行集權主義，使其得以發展長期策略。相比之下，民主國家往往意見分歧，能動用的也只有短期計畫。

民主國家的體制貴在寬容和開放，但這兩項寶貴的價值卻給了北京極大的行動自由，而北京卻不需給以任何回報。這兩方的不對稱極為驚人。中國官媒新華社計畫在 2020 年前在世界各地設立 200 個海外據點。相比之下，北京在核發外國記者採訪許可證上極為小氣。中國國營中國環球電視網（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CGTN）影響範圍已達全球一百多國。反觀國際電視頻道和廣播電台，例如：法國電視國際五台（TV5）、美國之音（VOA）、英國廣播公司（BBC）等，在中國僅能在高級飯店內收看；出了這些飯店，一律被禁。

2018 年 11 月新華社想方設法促使美國新聞機構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簽署一項全面性協議；美聯社同意「在新媒體、人工智慧之應用、經濟資訊等領域」與新華社合作，引發外界關切，擔心此協議有遭濫用的危險。美國國會也對此簽署感到極為訝異，要求提交有關此協議的更多資訊，並呼籲有關單位，出於保護美國大眾的立場，一定要全面透明化。

要求透明

有些國家設法要求媒體公司列出其股東，讓公眾知道新聞來源為何，也能更加注意不實資訊的危險性。2018 年 9 月美國司法部下令新華社和中國環球電視網在所有的出版品或播報中，必須以外國代理人自居。美國政府稍早已要求由俄羅斯政府資助的電視台 RT（前稱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遵守相同規定。

美國當局視這些媒體的行動為政令宣傳，而非新聞報導。此外，外界有充份的理由懷

疑，中國最高情報機構「中國國家安全部」派幹員潛藏於中國國營媒體內，利用媒體提供給記者的各項設備（包括：記者證、記者會邀請函等），監控記者是否從事間諜活動。事實上，澳洲政府早已有相同的擔憂。2018年6月澳洲國會通過外國影響力透明法案，規定外國國營媒體必須以「外國代理人」的身份註冊。澳洲媒體引用任何來自外國國營媒體的內容時，必須清楚注明出處。

中文化內容

有越來越多主流媒體開始提供自製的中文化內容。這項服務的主要對象不是中國市場；畢竟，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媒體十之八九會被禁。對這些媒體來說，為數不少的中文人口構成一高潛力利基市場。另一方面，藉自製中文化內容降低親北京媒體的影響力，吸引讀者回流。

澳洲公共廣播和電視台 ABC 自 2015 年起便設有中文網站，網址為 AustraliaPlus.cn；2016 年起更開始提供中文播報服務。新聞集團旗下每日出刊的澳洲人報自 2017 年起推出網路中文版網路報。2019 年 1 月日本公共電視台 NHK 跟進。

來自非營利組織的壓力

來自媒體和非盈利組織的協助，使吹哨者也能成為反擊的力量。2018 年 8 月傳來震驚全球的消息：搜尋引擎谷歌正偷偷準備重返中國市場 — 2010 年谷歌因拒絕遵守中國官方的審查規則而退出中國市場 — 打算推出能讓中國當局審查的搜尋引擎，代號蜻蜓。該消息由谷歌內部流出，後經新聞調查網站攔劫（The Intercept，譯音）報導而曝光。包括無國界記者組織在內的多個人權團體，出面敦促谷歌放棄該計畫。2018 年 11 月 27 日人權團體和五百名谷歌員工發表公開信，齊聲反對「開發協助讓有勢者用來壓迫弱勢者的科技」。2018 年底谷歌宣布已「暫停」該項計畫。

因人權團體大聲疾呼，總部設在慕尼黑的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於 2018 年 5 月宣佈，停止發行不定期隨報夾送的中國宣傳刊物中國觀察（China Watch）。非營利組織現也對法國費加洛報（Le Figaro）、比利時主流媒體晚訊報（Le Soir）、德國



→
包括無國界記者組織在內的多個人權團體向谷歌施壓，目前谷歌表示已暫停研發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容許審查制度的搜尋引擎。

©Getty Images



曾擔任記者的英國私家偵探韓飛龍（Peter Humphrey），於2013年在中國遭強迫認罪，他向英國通訊管理局投訴，以中國環球電視網播放他認罪的畫面違法為由，要求吊銷該頻道在英國的營運執照。

©Frank Augstein / AP

商報（Handelsblatt）等發出相同呼聲，盼能停止中國觀察的出刊。

英國挑戰中國環球電視網

47

喚起大眾注意播出內容違法是另一種對抗中國國營媒體影響的方式。曾擔任記者的英國私家偵探韓飛龍（Peter Humphrey）2018年11月向英國媒體主管機關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投訴，以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播放2013年他在中國遭強迫認罪的畫面犯規為由，要求吊銷這兩家媒體在英國的營運執照。韓飛龍表示，該做法違反英國廣電法。根據英國廣電法，報導身處痛苦情境的人士時必須客觀、禁止發生騷擾行為。根據國際人權非營利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統計，自2013年起中國國營頻道曾播放至少83起強迫認罪案，其中29人是記者或部落客。

兩項新聞性防禦措施

全球各地不實資訊層出不窮的現象與日俱增。無國界記者組織於2018年推出兩項因應計畫，藉以捍衛、推動可靠新聞和訊息、新聞自由、獨立、多元化。

具國家政治宣傳功能之媒體之所能夠擴張，在於業界缺乏一套客觀準則，外界因而無從辨別一家媒體是為政府利益服務，或是出於保護讀者、聽眾、觀眾之利益而採行適當新聞報導。為政令宣導服務之媒體不斷擴張，正值關鍵時刻；此時此刻，新訊息和傳播機制讓閱聽人落入難以獲取重要、可靠的新聞資訊的危機。

為回應此一問題，無國界記者組織於2018年推出兩大計畫，旨在保護、推動全球新聞自由、獨立和多元化、可靠新聞與消息。其中一項計畫稱之為「新聞信任計畫」（Journalism Trust Initiative, JTI），目標在於創造具可信度的新聞品質標誌。另一項計畫為「資訊和民主承諾」（Pledge on Information and Democracy），將透過政治程序強化民主國家中新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新聞信任計畫

新聞信任計畫（JTI）是一套創新機制，可用來驗證媒體採行之編輯模式。無國界記者

組織與包括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在內的專業媒體機構合作，將建立一套指標形式的標準，讓外界得以更容易地區別哪些媒體尊重新聞準則（例如：正確度、獨立性、透明度、尊重新聞倫理等），哪些媒體只想散播不實訊息。

在歐洲標準委員會（European Centre of Standardization, CEN）支持下，2018年4月起著手合作建構這些標準，廣邀包括媒體、媒體工會和協會、法規機關等有關單位、媒體自律單位包括：記者委員會、網路平台、廣告商、消費者利益團體等共同參與，盼此套標準能為媒體自律單位和負責製做新聞內容的部落客或國際媒體組織廣為採用。在採行這套標準後，接下來可進一步邁向獲取認證的程序。

資訊和民主承諾

2018年11月11日在巴黎和平論壇上，12個民主國家－布吉納法索、加拿大、哥斯大黎加、丹麥、法國、拉脫維亞、黎巴嫩、立陶宛、挪威、塞內加亞、瑞士和突尼西亞－與會元首發起一項政治程序，用以捍衛新聞自由，並強化其在民主國家的重要角色。聯合國教科文秘書長奧黛麗·阿祖萊（Audrey Azoulay）、歐洲理事會秘書長賈格蘭德（Thorbjørn Jagland）、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為此舉齊聲喝采。

這12位領袖推動的方案是以資訊和民主宣言為基礎；此宣言由無國界記者組織下的獨立委員會起草。該委員會主席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巴迪（Shirin Ebadi）、無國界記者組織秘書長克里斯多夫德洛瓦；其他25名成員皆為重量級人士，包括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奧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沙卡洛夫人權獎得主、奈及利亞人權律師荷瓦伊布拉辛（Hauwa Ibrahim）等。



2018年11月11日在巴黎和平論壇上，12個民主國家發起一項政治程序，用以捍衛新聞自由。

©Yoan Valat / Pool / AFP



給中國當局的建議：

- 立即釋放因提供或產製新聞與訊息而遭關押之職業、非職業記者、停止以綁架、逮捕、扣押、虐待、惡行、搜查和騷擾等手段打壓記者。
- 尊重新聞自由和對國內外傳達資訊的自由。
- 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5 條保障之「言論及新聞自由」，恢復國營、私人媒體之獨立性。
- 終止網路審查和監控記者，該體制公然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40 條付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
- 停止封鎖、審查在中國傳播的外國媒體內容。
- 勿妨礙外籍記者在中國的工作；以公開、透明的方式提供採訪證件。

對民主國家政府的建議：

- 向中國當局傳達上述各項建議。
- 要求中國當局停止騷擾海外記者、媒體、出版社、學者。
- 要求中國媒體對其股東和資金來源，包括廣告商，全面透明公開。
- 鼓勵、支持獨立中文媒體，尤其是在有大量海外華人國家，更應加以支持。
- 發展教育公民認識媒體的計畫，協助民衆分辨不實資訊的散播，並能由多元且獨立的新聞來源獲取資訊。

對記者的建議：

- 儘可能避免使用讓中國當局得以審查或監控的科技資源。這些科技資源有的是由遵守中國法規的公司（例：微信、百度）開發或運作；有的則將用戶資料儲存於中國當局能獲取的伺服器內（例：中國 iCloud）。
- 若非使用這些科技來源不可，使用另一個與工作環境完全不同的電腦或手機。勿儲存可能使你或消息來源身陷危險的密碼或資訊，就算暫時儲存也不行。勿信任業者宣稱，資料經過他們在中國的伺服器時會加密或立即刪除。
- 在你所居住之國家，留意中國媒體的出現與發展，特別是這些媒體的出版和投資行動。與中國有關之地方媒體的編輯策略有所變化時，立即通知無國界記者組織。.

- 在你的採訪過程和你國家的媒體上，若出現任何與中國有關的干擾手段（施壓、恐嚇、騷擾、疑似自我審查、涉嫌賄賂）時，立即通知無國界記者組織。必要時，我們可展開調查。
- 提及中國時，多加留意，勿使用有意隱藏某些事實的詞彙。舉例來說，使用中國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進行迫害，勿使用在新疆「打擊恐怖主義」；提及六四時，使用天安門大屠殺，勿使用天安門「事件」。
- 勿與傳達中國共產黨宣傳政令的媒體的合作。若受邀以記者身份前往中國，思考可能會被要求什麼樣的回報。

對媒體、出版社、社群網路的建議：

- 無論是來自政治或經濟層面，盡可能預防外在壓力干擾之風險。譴責你所經歷過的編輯干預。
- 拒絕接受所有審查和監控的要求。
- 拒絕傳播宣傳政令內容。
- 持續不斷地調查和揭發北京的審查、宣傳、媒體併購、騷擾記者等行為。

無國界記者組織在世界各地促進並捍衛接收和傳播資訊的自由。總部設於巴黎，14 個國際辦公室分別在柏林，布魯塞爾，達喀爾，日內瓦，赫爾辛基，倫敦，馬德里，里約熱內盧，斯德哥爾摩，舊金山，台北，突尼斯，維也納和華盛頓特區，並有超過 150 名特派員遍佈五大洲。

秘書長：**克里斯多夫 · 德洛瓦** (Christophe Deloire)

總編輯：**維珍妮 · 當格勒** (Virginie Dangles)

作者：**艾瑋昂** (Cédric Alviani) ／東亞辦事處執行長

國際秘書處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CS 90247

75083 PARIS CEDEX 02

TEL. +33 1 44 83 84 84

WEB : WWW.RSF.ORG

無國界記者

維護資訊自由